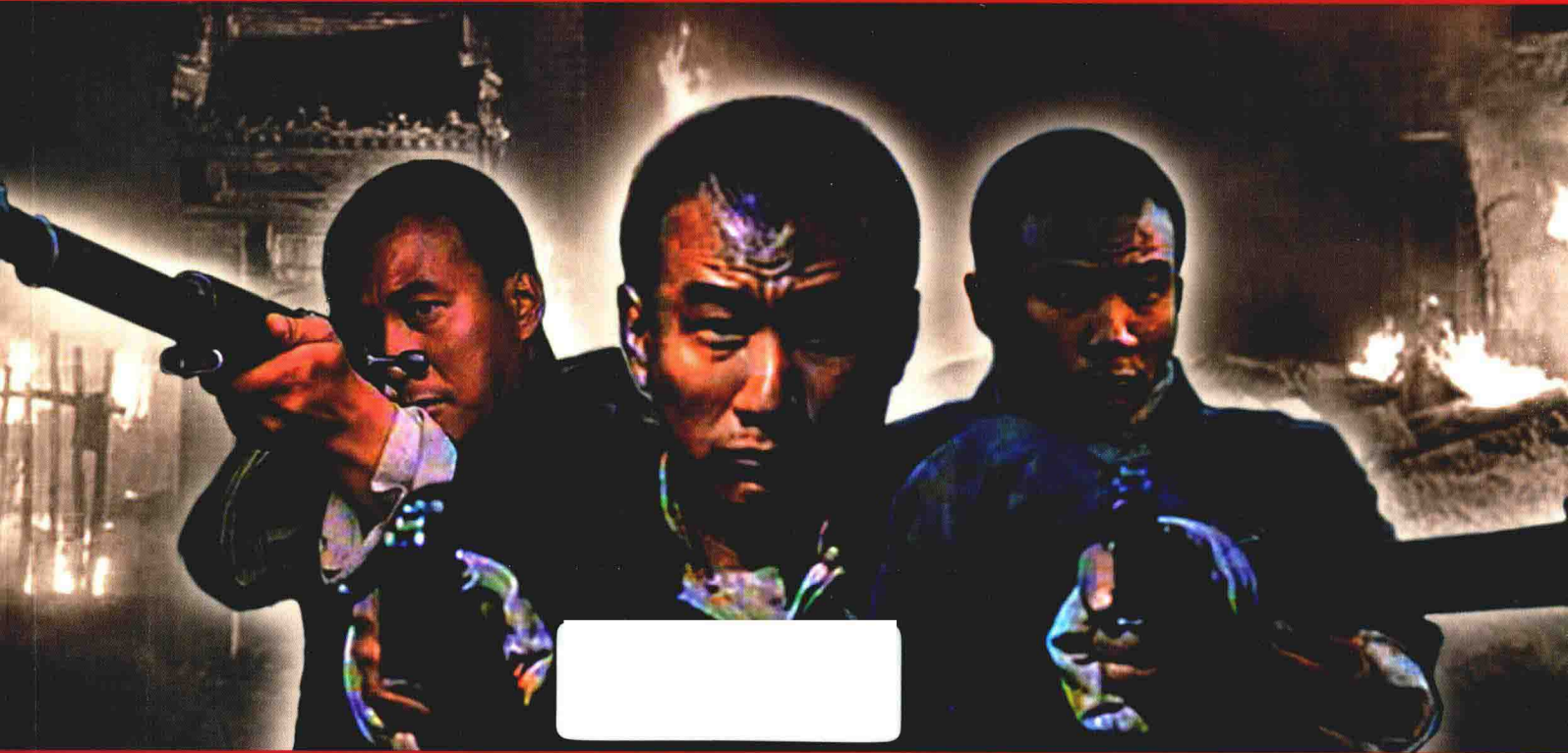




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
联合向青少年推荐百部优秀影视片

平原枪声



中国出版集团 |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 ·

联合出版发行

平原枪声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北京电影制片厂 2001年出品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 北 京 ·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联合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原枪声 / 严锴主编.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6

(中国革命史百年影视全纪录)

ISBN 978-7-5162-0912-7

I. ①平… II. ①严… III. ①连环画—中国—现代
IV. ①J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397号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石松 刘姝宏 张照富

责任印制: 曲静

发行总监: 杨荣刚

书名/平原枪声

PINGYUANQIANGSHENG

主编/严锴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100069)

电话/63055259(总编室) 63057714(发行部)

传真/63055259

http: //www. npcpub. com

E-mail: mzfz@npcpub. 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6开 710毫米×1000毫米

印张/23.5 字数/110千字

版本/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北京市庆全新光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12-7

定价/38.00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之前，马英奉命到日军占领下的肖家镇开展工作，这里是马英的家乡，情况十分复杂。红枪会和白吉会两股帮会势力分别控制在汉奸、恶霸手中，他们相互欺诈、挑拨离间，裹挟了大批百姓自相残杀。日军利用这个矛盾欺骗百姓，破坏抗战。马英此时回到肖家镇，就是要解决帮会之争，发动群众，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在大平原上展开游击战。



县城里，伪军司令刘中正正陪着日军司令中村在视察防务。刘中正向中村建议：“太君，这里地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八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皇军要是想在此地站稳脚跟，除了八路之外，还有一个人不得不防啊。”



中村问：“什么人？”刘中正说：“苏金荣。此人是肖家镇的大地主，见过世面。眼下他纠集了一帮农民，舞枪弄棒，号称红枪会。”中村说：“刘司令，这种人我们应该好好与之合作，共同对付八路军。”



刘中正觉得有一些勉强：“可是，我听说他要投靠八路军。”中村面色一沉：“你的情报可靠？”刘中正说：“绝对可靠。这是苏金荣的心腹杨百顺亲口告诉我的。”中村沉思了一下说：“明天一早，让这个人来见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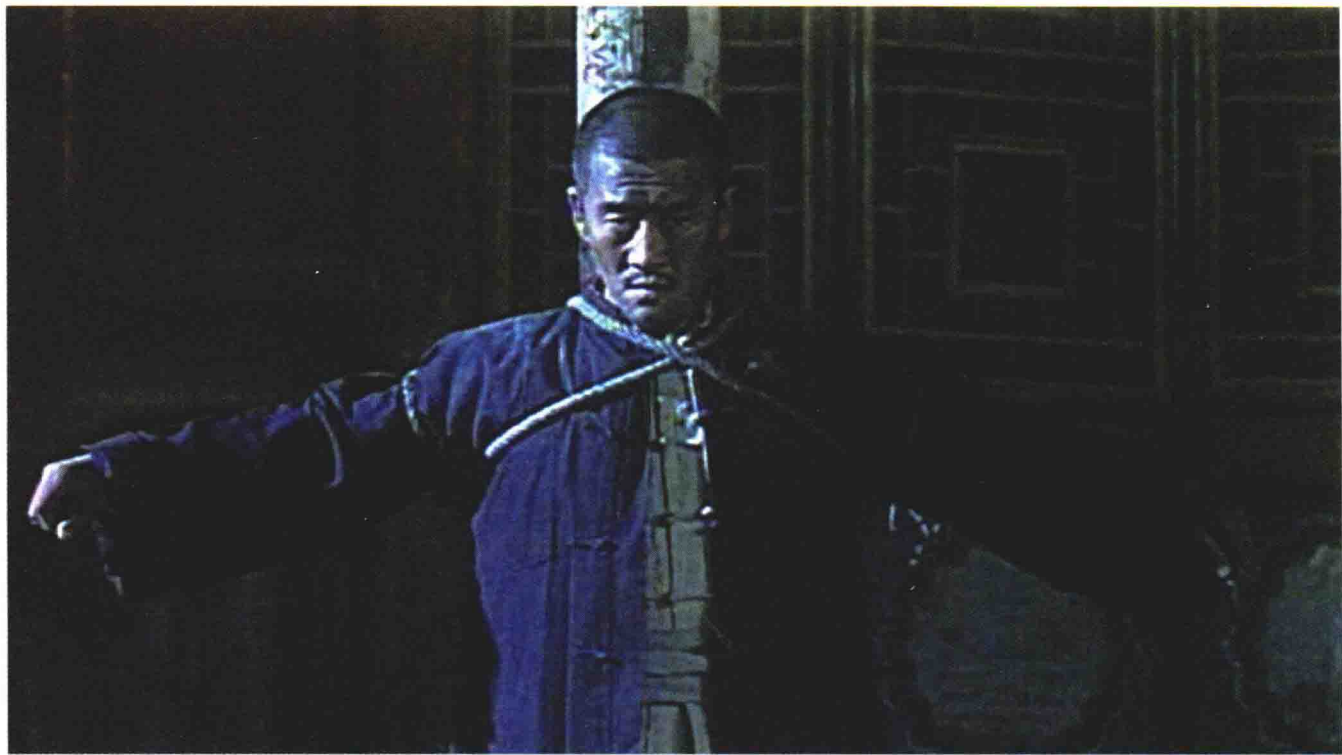
第二天，刘中正带着杨百顺来见中村。一见到中村，杨百顺就说：“苏金荣这个人不够地道啊，脚踏两只船。他打算带着红枪会投靠八路。他这是要干什么啊？他就是想保住他那份家产。”中村问：“你有什么办法？”杨百顺一脸奸笑地说：“办法当然有啦。这白吉会的王金兰跟红枪会是一对冤家啊。咱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恩怨，这个……”



中村说：“不要吞吞吐吐，你到底什么意思？”刘中正接过话茬说：“太君，杨百顺的意思，是想让我手下的人马配合白吉会，狠狠地收拾一下苏金荣，杀杀他的威风，好把他也掌握在我们手里。”杨百顺忙点头附和：“对。我就是这个意思。”中村满意地看着两个人说：“好。刘司令，你是聪明人，这次就看你的了。”



刘中正他们的奸计得逞了。红枪会在和白吉会一番混斗之后，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抓住了白吉会的王二虎等人。在红枪会集会时，杨百顺对赵振江挑拨道：“振江，王二虎可是白吉会的一员干将，留下他可是祸害。”杨百顺把一把钢刀递给赵振江。



见赵振江不接，杨百顺瞅了一眼绑在柱子上的王二虎等人，不怀好意地说：“怎么？心软啦？你小子要是认怂，红枪会可是饶不了你。”王二虎大声说：“要杀就杀！给老子找个利索的来！”



赵振江刚要接刀，却被马英一把夺了过去。马英跳上高台，持刀砍断了捆绑王二虎等人的绳子。



杨百顺瞅着马英阴阳怪气地说：“这不是马老山的儿子马英吗？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叫驴上了戏台呢。怎么着？想他妈劫法场啊？”说着，他冲身后一挥手：“弟兄们，上！”马英把刀一横，大声说：“我看你们谁敢上来！”



众人闻言都停下脚步，马英继续说：“乡亲们，别胡来！”



杨百顺冷哼了一声说：“听说你当了八路的官了？这次带回来多少人马、多少条枪啊？”马英大声说：“杨百顺，你别在这儿挑事儿！红枪会和白吉会本来就是自家兄弟，别让人家当枪使！”



被马英的话戳中了要害，杨百顺厉声说：“别以为你投了八路在这儿就是头蒜，这儿的事还轮不到你！”马英冲下高台来到杨百顺面前，义正词严地说：“我告诉你，今天必须放人！”



这一切被站在门口的苏建梅看在眼里，她心里也暗暗着急。



恰在此时，苏金荣从屋里走了出来，冲着马英说：“哟，这不是马英么？回来了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杨百顺抢先一步来到苏金荣身边，挑拨道：“苏会长，打鱼蹦出个蛤蟆来。这小子他要放人。”



“放人？好啊，好主意！”苏金荣冷笑一声：“我苏某人何尝不想化干戈为玉帛啊，只是这红白两会是几辈子的世仇，这放人的事情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啊。”



苏金荣对红枪会的众人说：“白吉会的王金兰仗着刘中正的势力，平白无故地伤害了咱们的兄弟，我们这儿给大伙磕头了。”说着，苏金荣就要下跪。杨百顺赶紧上前把他搀住。苏金荣继续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家伙说，这人能放么？”红枪会的众人齐声大喊：“不能！不能！”



面对激愤的众人，马英连忙大声阻止：“乡亲们！乡亲们！现在，小鬼子的炮已经打到咱们家门口了，毁了咱多少村子，杀了咱多少人啊！可我们在干什么？啊？还在杀自己的兄弟！这么做，咱对得起谁啊？现在，有多少人在跟小鬼子拼命，好汉们在流血呢！从今往后，红白两会不分你我，要绑在一起，一块打鬼子！”一场危机就这样暂时化解了。



苏金荣来到刘中正的司令部，责问道：“刘司令，我今天来就是想问一问，红白两会打起来这件事，背后是不是有人捣鬼啊？哼，要不然王金兰他敢碰我？”



刘中正佯装不知：“刘会长，这肯定是误会啊。”苏金荣不依不饶：“误会？怕是有人别有用心吧。”刘中正说：“您多心了。眼下是什么时候？咱们应该拧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土八路。走，咱们进屋坐下慢慢说。”



会客厅中，刘中正设宴款待苏金荣。开宴没多久，门外走来一个人。苏金荣一看，原来是王金兰。



王金兰一进门就拱手陪着笑脸说：“苏刘二兄，小弟有礼了。”一见王金兰进来，苏金荣立刻起身想离开。刘中正一面拉住苏金荣，一面招呼王金来：“王会长，来来来。”



苏金荣铁青着脸说：“对不起，我先告辞了。”刘中正忙说：“苏兄，我今天让他来，就是为你们两家讲和的。”



王金兰也忙说：“兄弟实在是得罪了。”



刘中正说：“苏兄，您是见过世面的人，是有度量的人，应该从大局着想啊。眼下，马英才是您的心腹之患。他跟您可有杀父之仇啊。”



刘中正的话让苏金荣沉默不语。王金兰趁机说：“苏会长，兄弟我愿意为你除患。明天一早，我拿着马英的脑袋来见各位。”杨百顺也说：“苏会长，为了您，我愿助他一臂之力。”



晚上，马英家聚着不少人，既有红枪会的人，也有白吉会的人。马英正跟他们讲话：“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大家拢在一起，拉起一支抗日队伍，给鬼子点厉害看看，再干掉那些汉奸。”



“我寻思着，现在最重要的是搞到枪和子弹。只要咱手里有枪，打起仗来，咱就不会吃亏，就能跟小鬼子干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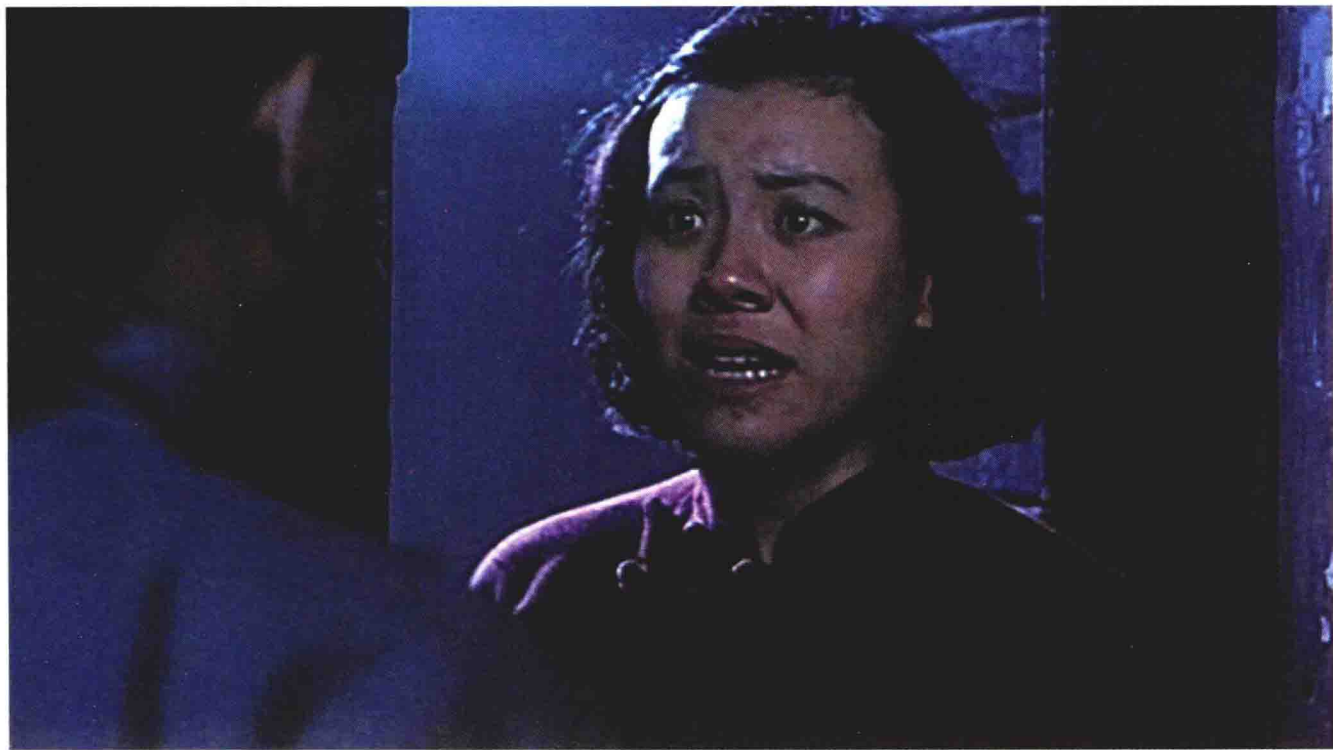
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在门口放哨的马大娘赶紧走到门前仔细地听着。



马英掏出手枪，陪着娘来到门口。马英娘隔着门尽量用平静的声音问：“谁啊？”门外传来了苏建梅的声音：“大娘，是我啊。我是苏建梅。”



一听是建梅，马英就要开门。马英娘连忙阻止：“你别让她进来，她是苏金荣的侄女。难道你忘了你爹是怎么死的了？”



马英说：“娘，建梅和苏金荣是不一样的。”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门。苏建梅急切地对马英说：“马英哥，杨百顺要带着白吉会的人来杀你了。你再也不走就来不及了。”



马英说：“娘，你和建梅先进屋，我去对付他们。”



马英出门没多久，就遇到了王金荣他们。



王金荣大呼：“弟兄们，跟我上，杀了马英。”



马英鸣枪警告，震住众人：“王金兰，你给我听着，替汉奸卖命是没有好下场的。”



王金兰仍然嘴硬：“马英，你死到临头了。弟兄们跟我上！”躲在暗处的杨百顺听着他们的谈话，心中暗暗得意。



恰在此时，王二虎带着人冲了出来，护住了马英。王二虎说：“弟兄们，都站住。马英是咱们自家兄弟。没有他，我的命早没了。”



王金兰见奸计败露，怒斥道：“王二虎，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我今天先收拾了你！”



说着，二人持刀杀在一处。没多久，王金兰被王二虎砍翻在地。



倒地的王金兰大喊：“杨百顺，你他妈的不是个爷们！你出来啊！”王二虎一刀砍死了王金兰。



杨百顺见状，赶紧偷偷溜走了。



镇外，马英和苏建梅在一起散步。苏建梅说：“马英哥，我想参加你们的队伍打鬼子，我再也不想苏家大院待下去了。”



马英说：“建梅小姐，你可要想清楚啊。打鬼子可不是闹着玩的，随时都可能会送命。”



苏建梅说：“你别吓唬我。你们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听了建梅的话，马英颇受感动。



苏建梅似乎想起了什么，继续说：“马英哥，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苏家大院有枪，但是我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我会想办法把它弄出来的。”



马英说：“我们现在很需要枪，但你一定要小心。有什么情况直接找老孟。”



苏建梅高兴地地点头：“我会有好消息告诉你的。”



苏家大院里，杨百顺对苏金荣说：“会长，建梅姑娘不老小了。马英回来这几天，她的心可有点野。”



苏金荣气愤地说：“她敢！”



杨百顺趁机说：“依我看，不如把她嫁给刘中正做小。这样一来，咱跟刘司令就是一家人了，他肯定会在日本人面前帮咱说好话。”



杨百顺来见苏建梅，并说了苏金荣让她嫁给刘中正的事。“建梅姑娘，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说着，他就要去拉苏建梅的手。



苏建梅厌恶地连忙起身：“杨百顺！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这馊主意是你出的吧？”



杨百顺连忙辩解：“不。这可是你二叔的意思。”



苏建梅义正词严地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嫁！”



杨百顺见软的不行，态度立刻强硬起来：“建梅姑娘，话可不能说得这么绝。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你要是真不答应这门亲事啊，刘司令不好说话。他可是有队伍有枪。”



苏建梅说：“他有枪，我二叔也有枪。”



“哎呦，傻丫头。”杨百顺不屑地说，“就他埋在仓库里的那几条枪，早就生锈了，还能顶个屁用。建梅姑娘，你就别嘀咕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说着，他把桌子上的饭端到苏建梅面前：“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佯装同意后，苏建梅得以脱身。她立刻找到老孟，让他告诉马英苏家藏枪的地方。



晚上，苏金荣来找建梅：“建梅，你想好了？那就走吧。你今天是想嫁也得嫁，不想嫁也得嫁。”



与此同时，老孟他们也在苏家的仓库找到了那些枪。



建梅还想拖延时间，却不料杨百顺带着两个伪军走了进来。杨百顺说：“怎么样？建梅姑娘。刘司令派人接你来了。”



苏金荣生气地对建梅说：“还反了你了？杨百顺，现在就把她送到刘司令那儿去。我倒想看看她嫁不嫁！”



老孟见建梅被杨百顺等人带走了，立刻把消息告诉了马英。



在镇外的大道上，马英带人拦下了运送建梅的马车，解救了建梅。杨百顺见机不妙，立刻往黑暗中逃去。



老孟立刻朝杨百顺开了两枪，把他打翻在地。



马英见建梅没有事，又听到不远处传来了枪响，立刻招呼老孟和其他人：“快走，小鬼子出城了。”



黑暗中的杨百顺只是胳膊受了伤，并没有死。他仇恨地盯着马英他们远去的方向。



在游击队营地里，大家都在兴奋地擦枪和学射击。二虎有些按捺不住地问：“马队长，咱们什么时候打鬼子啊？”



马英笑着说：“着什么急啊，咱们现在手里有枪了，仗有的是打的。不过，咱们得好好合计一下。”



有人来报告：“马队长，苏金荣逃到了城里，投奔了中村。看来，他是死心塌地要当汉奸，跟咱们对着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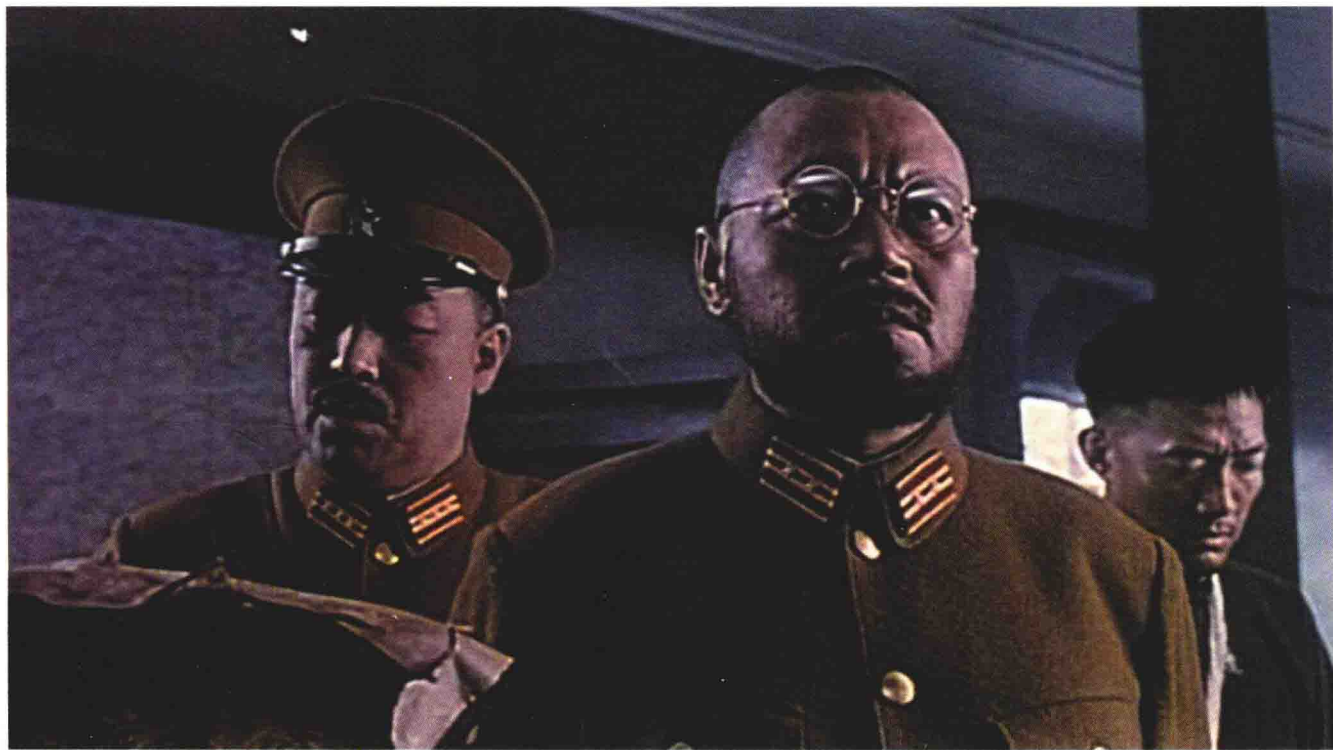
马英沉思了一下说：“既然这样，咱也不能轻饶了他。他的枪不是在咱们手里么？咱们就在小鬼子面前好好夸夸他，让他有口也说不清。”



中村的司令部，苏金荣被两个日本士兵捆绑着带了进来。



中村把一份报告拿到惊魂未定的苏金荣面前：“这是什么？这是八路的布告。你睁大眼睛仔细看看。刘司令，你念给他听听。”



刘中正接过布告，大声念道：“红枪会会长苏金荣向我游击队捐献枪支一批，壮大了我县抗日力量……”



“够了！”中村打断了刘中正，瞪着苏金荣：“苏金荣，你口是心非。你明里说联合皇军打击八路，私下里却暗算皇军。”



苏金荣连忙辩解：“不不不……我没有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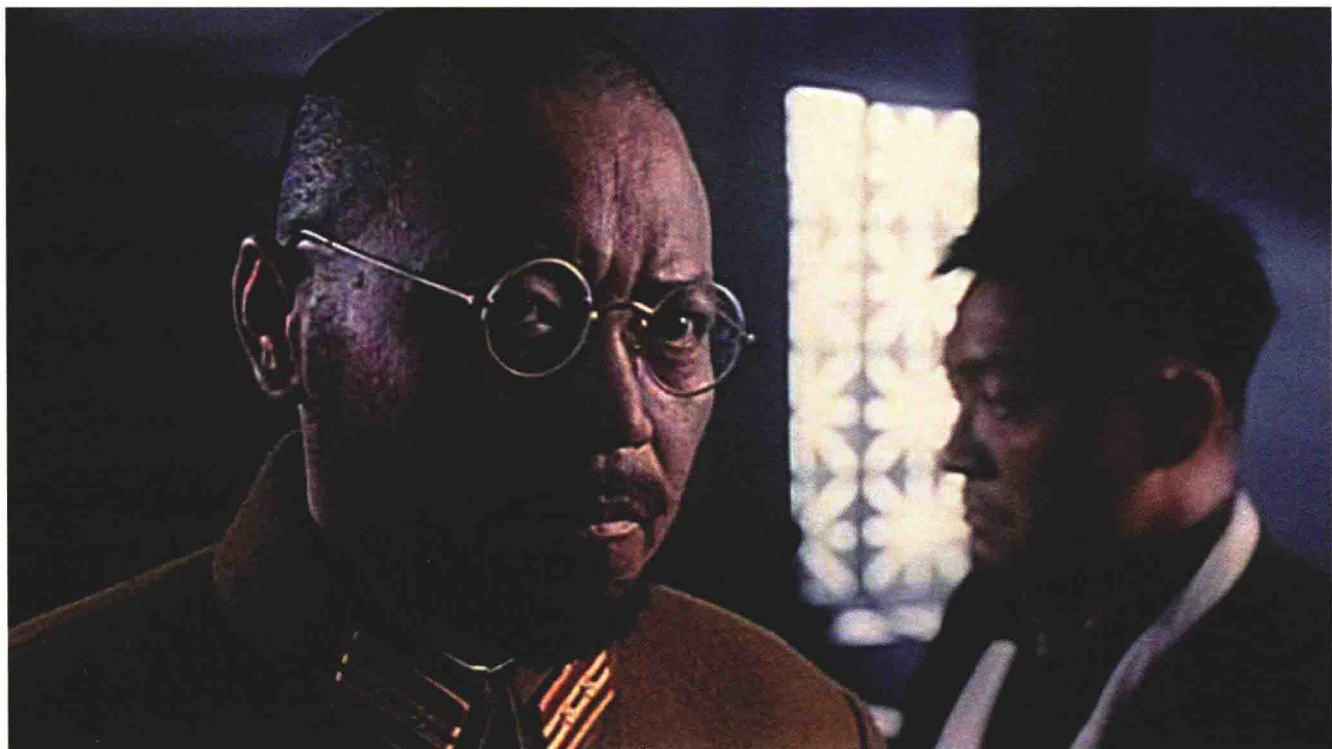
中村问：“没有？那刘司令的人和杨百顺怎么就中了八路的埋伏？”中村扭头看了一下受伤的杨百顺：“你说，怎么回事？”



杨百顺看看中村又看看苏金荣，然后走到苏金荣面前说：“苏会长，您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瞒着我给八路送枪啊。您还借口送苏建梅进城，偷偷给八路送枪，让马英那几个土八路暗算我。我是上了您的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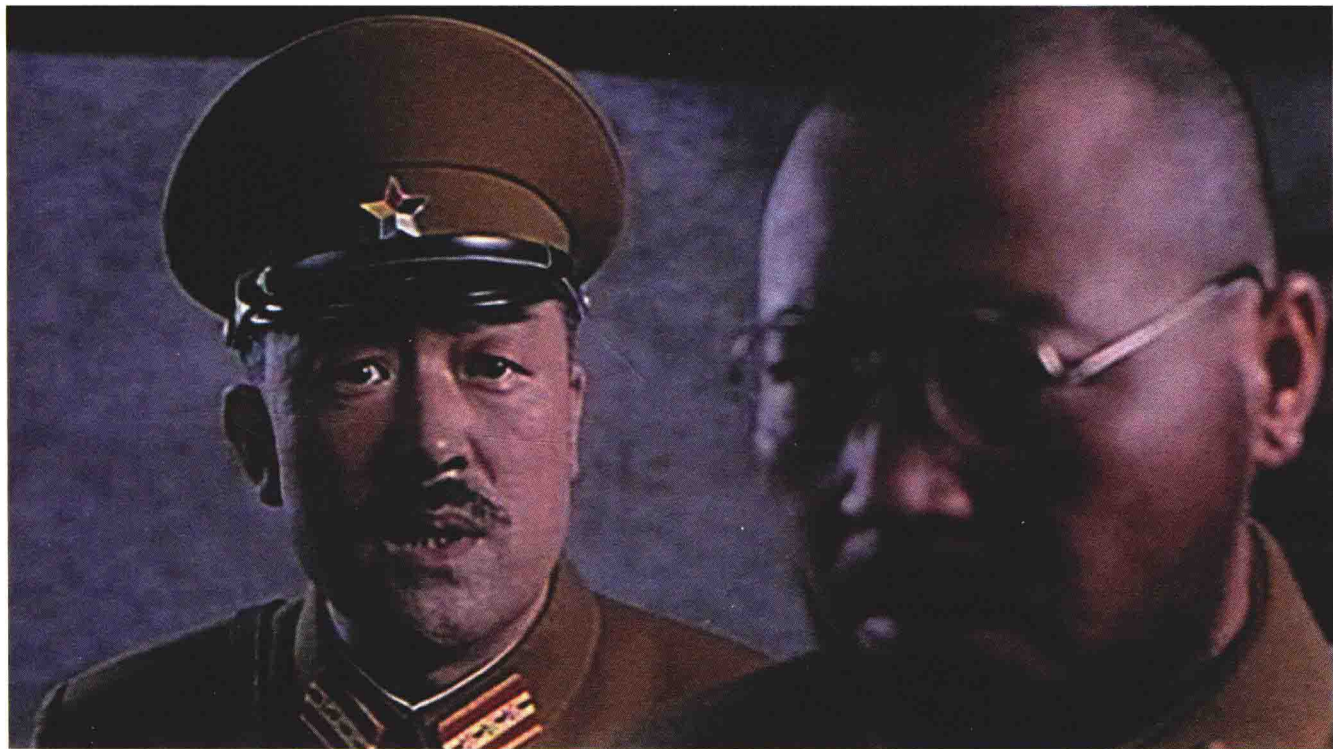
有口难辩的苏金荣气愤地说：“杨百顺，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你是个小人！”



中村沉着脸问：“苏金荣！苏建梅是什么人啊？”苏金荣说：“是我侄女啊。”中村问：“她是个八路？”



苏金荣忙说：“不！她不是。我已经把她许给刘司令了。”苏金荣看着刘中正：“刘司令，你得帮我说句话啊。”



刘中正没好气地说：“让我说，让我说什么啊？苏建梅现在已经是马英的人了。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这不是拿我逗着玩吗？”



“你！”苏金荣见刘中正也不替自己说话，顿时慌了神。中村说：“苏金荣，你还有什么话说？”



苏金荣惊恐地说：“我冤枉啊。这一定是八路的奸计。你们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中村命令：“把他拉出去毙了。”苏金荣一边喊着冤枉，一边被两个日军拉了出去。



中村下令：“立即出动，抓住马英！”



日伪军的报复开始了，他们开始烧杀抢掠。很多百姓都被他们裹挟其中，陷入巨大灾难。



眼见乡亲们被日伪军欺负，王二虎怒不可遏。他持刀狠狠劈向一棵大树，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赵振江走过来，劝道：“二虎，沉住气。”王二虎没好气地说：“赵振江，你别管。我问你，咱们不打鬼子，躲在这儿干什么？”



王二虎又走向马英：“马队长，我不明白咱们拉起队伍是为啥？”马英说：“当然是打鬼子、抗日！”



王二虎说：“抗什么日？鬼子来了，咱都跑了。我信不过你。”



赵振江忙劝解：“二虎，你犯什么混啊。”王二虎大声说：“我就是想不通！”



马英说：“眼下咱们人少枪少，能去硬拼么？你现在不是老百姓了，打仗可不能由着性子来。”



苏建梅也说：“二虎啊，马队长说得对。咱不能去冒险。”



王二虎瞅了一眼苏建梅：“怕冒险把脑袋锁进箱子里啊。你害怕你走啊！”



马英忙制止：“二虎，你怎么说话呢？”王二虎依旧不服：“我怎么说话？她可是汉奸的侄女。”



老孟劝道：“二虎，你别冤枉人。你也不看看你手里的枪是哪儿来的？”



王二虎说：“不能打鬼子，枪有什么用，还不如烧火棍呢。”



马英语重心长地说：“二虎，难道我不想打回去么？难道我心里就好受啊？”



在马庄，日伪军抓住了马英娘。杨百顺让人把她带到中村跟前。



中村问：“老人家，你的儿子到哪儿去了？”马英娘冷脸相对，并不答话。



游击队正在行进。马英问赵振江：“二虎他们还没有跟上来？”赵振江说：“还没有。”马英说：“我想，他们肯定是杀回马庄了。老孟、振江、建梅，你们三个赶紧带着队伍去大黄庄隐蔽，尽快跟县委取得联系。”



建梅问：“你要去哪里？”马英说：“我去接应二虎他们。咱们拉起这个队伍不容易，一个也不能落下。”



果然不出马英所料，王二虎带着一部分人趁着夜色摸回了马庄。他们与中村的队伍在村中遭遇了，立刻展开了激战。



中村判断是马英回来了，立即下令：“一定要抓住马英。”



王二虎他们借助地形熟悉的优势，开始和敌人周旋。但是，敌人人多势众，武器又精良，二虎他们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随后跟来的马英立刻拉住二虎：“带着他们赶紧去大黄庄汇合，我来掩护。”



敌人一步步地逼上来，马英迅速地扔出一颗手榴弹，把敌人炸散。马英顺势躲到一堵矮墙处，从侧面袭击敌人，又有几个敌人应声倒下。



马英在村中边打边走，一直等到天都慢慢亮了。在一处旧屋中，他又遇上两个鬼子。



快速解决掉一个以后，马英又和另一个厮打起来。第二个鬼子力气很大，马英有点力竭，被那个鬼子压到了身下。两个人互相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就在马英感觉快支撑不住的时候，那个鬼子却突然被人敲死了。马英从地上爬起来，看到一个姑娘拿一把铁锹在看着他。



马英立刻拉起她往另一边跑去。一个鬼子尾随而来，还冲着他们开了一枪。马英回身一枪将那个鬼子击毙。



马英随那个姑娘来到一个院子里。姑娘把马英推到屋中让他躲起来，自己则留在院中。尾随的那个鬼子见院子里只有一个姑娘，顿时起了坏心思，冲上来对姑娘又搂又抱。马英从屋里冲出来，杀死了那个鬼子。



一直到晚上，敌人再没有追来。夜色渐浓，姑娘做了一点晚饭端了上来。马英感激地说：“今天幸亏遇到你了。要不然……对了，你叫啥名字？”姑娘有些羞涩地说：“我叫常云秀。”



马英一边吃饭一边问：“家里还有谁啊？”常云秀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说：“俺爹。前两天让鬼子抓去修炮楼了，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



马英安慰道：“云秀，小鬼子的日子是不会长的。我还有急事，一会儿得趁着天黑赶紧走。”常云秀关切地问：“你上哪儿去？藏在俺家，保险没事。”



马英说：“我得找队伍去。”常云秀说：“路上危险，到处都是鬼子和汉奸。你换身衣服再走吧。”马英瞅了瞅自己的衣服，笑着说：“好。”



马英想把枪别上，却被云秀一把按住。云秀拿起枪说：“你拿着个空枪筒子有啥用？放在我这里，我等你来取。”



马英趁着夜色出了门，在路上快速行进。在路过一个村子的时候，他被埋伏在此处的日军小队给抓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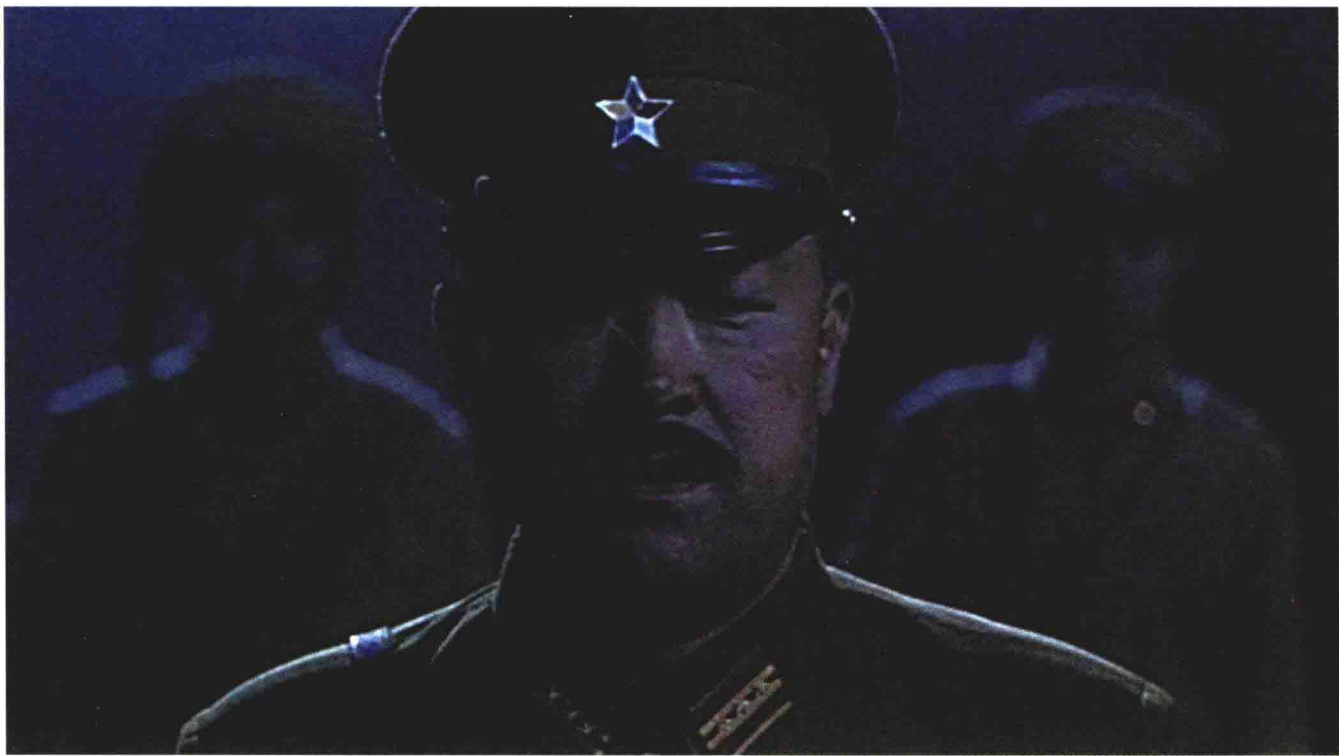
日军军官武藏开始盘问马英：“你是干什么的？”马英说：“我是老百姓。”武藏有些不相信：“老百姓？不是吧？”



恰在此时，刘中正走了过来，一把抓掉了马英头上的头巾：“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啊？”马英笑着说：“我在城里干过活。刘司令，我认识您。”



刘中正问：“干什么的？”马英答：“铁匠。”刘中正问：“姓什么？”马英答：“常。”刘中正问：“住哪村？”马英答：“大东庄。”



刘中正问：“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马英答：“家里有病人，去抓药。”刘中正说：“拿药方来我看看。”马英答：“这药已经吃过一剂了，药方留在药铺里了。”



刘中正拉起马英的衣领看了看，又看了看他的手：“我看你小子是八路吧？”“我怎么是八路呢？”



“前面哪个村？”“刘家店。”“北边？”“小河村。”“南边？”“大杨村。”“带走。”



马英被抓进了警察局派出所。刘中正对被抓的众人讲话：“你们都听着，从现在开始，我供给你们吃、供给你们穿，你们也就算我的人了，当然也是皇军的人了。你们要为大东亚共荣效力。”



他一指身边的日军军官说：“这位是武藏太君。”然后又指着身边的另一位身着警察制服的人说：“这位是郑敬之股长。他们要查清你们的身份，你们必须要老老实实地说清楚。谁要是耍滑头，可别怪我不客气。”



武藏向前走了几步，开始盯着众人看。忽然，他指着马英身边的一个人说：“你出来。”随后，他又点了几个人，让他们出来，其中包括马英。



他指着马英说：“来人，给我打！”几个日本士兵冲上来就对马英拳打脚踢，直打得马英趴在地上爬不起来。武藏让人架起马英开始审问：“说！你是不是八路？”



郑敬之压低声音对刘中正说：“刘司令，这些壮丁以后都是你的人啊。”



刘中正赶紧去劝阻武藏：“太君，不要再打了。”武藏问：“什么意思？”“都打坏了，还怎么训练，怎么替皇军打仗啊？您说呢？”



武藏把手一挥：“通通地关起来。”有两个人架起马英，把他往牢房扶去。



马英一回头，却看见自己的娘也被一个警察押了进来。母子对望，心里都异常难受。



郑敬之对马英娘说：“老太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然后对警察小黑说：“还不赶紧把她带走！”郑敬之看了看马英，又看了看马英娘，若有所思。



在中村的会客厅里，杨百顺正不遗余力地劝说马英娘：“我的大娘，我这也不容易啊。端着人家的饭碗，这不是由不得咱自己嘛。我杨百顺就是再糊涂，也没忘记咱们才是乡里乡亲。我在皇军那儿给您要了一所房子，您就在县城里住下吧。我听说，马英和建梅不错，不如把他们一块接来。等成了亲，这一家老少有吃有住，有啥不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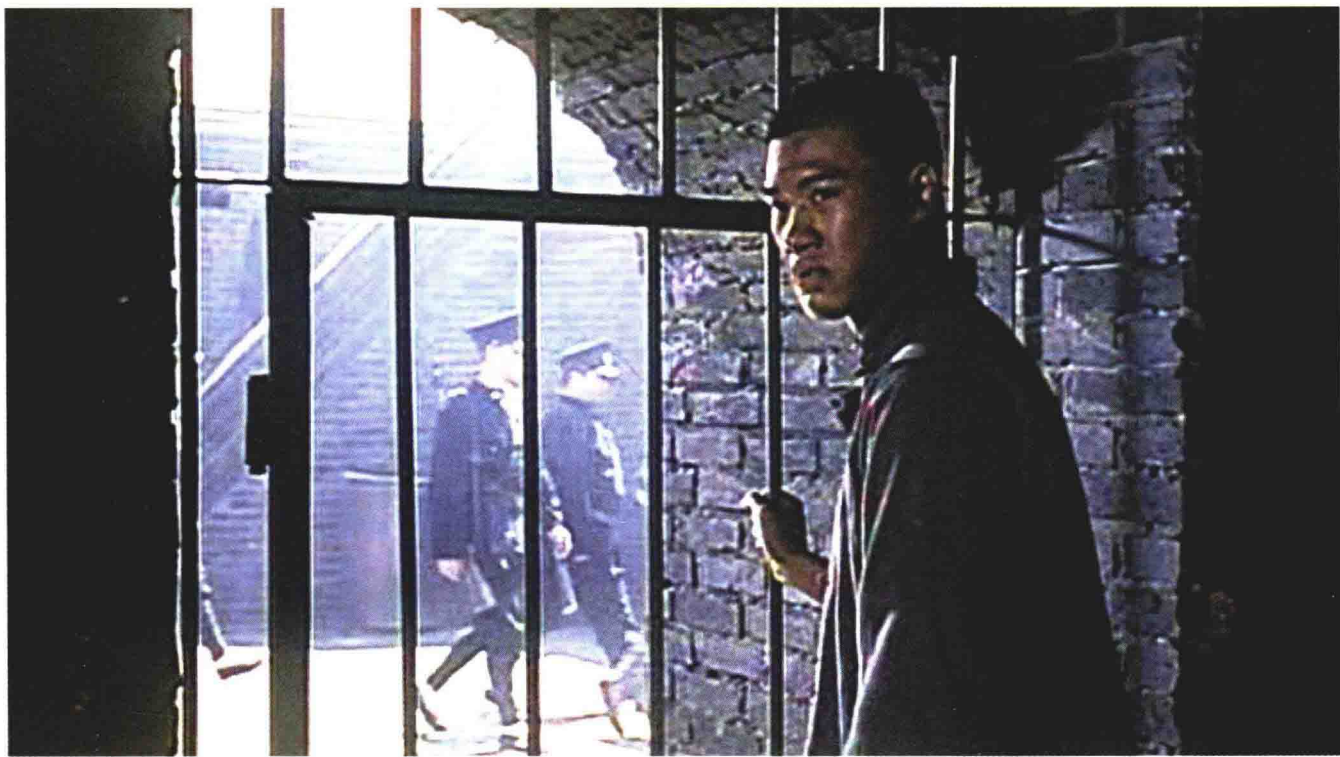
中村也从办公室走了过来：“马老太太，你是伟大的母亲。皇军非常佩服。我们也很需要像你儿子这样的人才。你看，委任状我都写好了。”说着，中村把一张委任状在马英娘面前摊开：“是中队长。”



杨百顺接过委任状递给马英娘：“你看，是中队长。”马英娘拿过委任状，几下子就撕了个粉碎。



杨百顺生气地说：“死老婆子，找打呢？”马英娘一巴掌打在杨百顺的脸上。



警察局的监牢里，一个青年对马英说：“常大哥，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咱活得也太窝囊了，早晚要跟小鬼子算账。”



另一个青年也说：“要我说，不如跟小鬼子拼了。”



马英安慰大家：“兄弟们，大家都先忍忍吧。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晚上，又有一个人被伪军抓进了监牢。那个人一进监牢就大喊：“王八蛋，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有人劝道：“老弟，别喊了。他们都是猪脑子，喊也白喊。”



那个人悻悻地坐下。又有人来问：“你是哪儿的？”那个人答：“肖家镇的。”“你叫啥？”“苏建才。”听到这一对话，马英立刻意识到了什么。



等其他人睡了，马英来到苏建才身边。苏建才见是马英：“你不是……”马英连忙制止：“叫我常铁生。”



苏建才似乎明白了什么，低声说：“放心吧，我也是有正义感的。我这次从天津回来，就是要投奔抗日队伍的。现在国难当头，谁还有心思念书啊。听说，最近咱们县来了八路军，我就赶回来了。唉，可是没想到……”



马英说：“建才啊，先别想那么多了。总会有办法的。”



在根据地，苏建梅惦念着一直没有音信的马英，不禁暗暗垂泪。老孟来到建梅身边：“建梅，别难过。你的心思我知道。马队长肯定还活着。如果鬼子真把他害了，他们早就嚷嚷开了。”



王二虎说：“哭有什么用？我现在就去救马队长。”说着，他抄起大刀就准备走。



老孟连忙制止：“不许胡来！县城那么大，马队长被关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干什么事情不动动脑子能行么？”



王二虎反问：“那你们说怎么办？”赵振江说：“要想救马队长，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鬼子搞乱，让他们摸不清头脑，让中村以为马队长还在城外活动。”



游击队瞅准时机，袭击了日伪军下乡扫荡的队伍。



王二虎手持大刀从一辆卡车下面拖出一个伪军。那个伪军一边往外爬一边说：“别杀我。是他们抓我来的。”王二虎大声喝问：“抓你你就来当汉奸？”说着，二虎举刀就要砍。赵振江忙制止他：“二虎，留着，回去再说。”



在游击队的驻地，大家开始审问那个伪军。王二虎依旧对他不依不饶：“咱没有空跟他磨牙，我一刀宰了他得了。”说着，二虎就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苏建梅连忙制止。伪军连声向她求饶：“这位妹妹，你替我向各位大哥求求情，就饶了我吧。”苏建梅说：“饶命可以。只要你不跟着鬼子祸害乡亲，我们还可以送你回去。”



赵振江说：“这件事你心里要有数啊。”伪军说：“我知道。我也是个中国人，做事情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赵振江说：“那好，你这就回去，告诉中村，我马英早晚要跟他们算账的。”



在中村的办公室里，中村问杨百顺：“我问你，马英到底在什么地方？”



杨百顺答：“太君，您不知道，我们中国有句俗语——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您就瞧我的吧。我早晚得把马英的脑袋给您搁在这儿。”



中村说：“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侦缉队队长。你立刻出城，联合各据点的部队，严加追查，尽快消灭马英。”中村的任命让杨百顺受宠若惊，激动得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是。谢谢太君栽培。”



杨百顺连夜来到城外的西河店炮楼，准备抓捕马英。他得意地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放，拿起镜子摆弄着自己的新军帽，还不时说两句日语，仿佛自己真成了一个日本人了。



伪军田三拿着一份布告走过来：“杨队长，您看，八路军的布告。”杨百顺接过布告问：“哪儿来的？”田三说：“刚从咱炮楼的围墙上揭下来的。”



杨百顺又把布告递还给田三：“给我念念。”田三大声念道：“杨大王八……”杨百顺一听是骂他，立刻大怒：“混蛋！”见田三吓得不敢再念了，杨百顺只得说：“继续念。”田三念道：“你为非作歹，罪恶甚大。”听到此处，杨百顺连忙打断：“得得得，都是土八路惯用的招数，吓唬谁呢！”



夜深了，杨百顺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他想起布告，不自觉地把手里的枪又握了握。



突然，炮楼外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杨百顺一个机灵爬起来，一边往炮楼上爬一边问：“怎么回事？”



田三报告：“是八路军在破坏电线。”杨百顺恶狠狠地下令：“给我打！狠狠地打！”炮楼上顿时枪声大作、子弹飞舞。



在游击队驻地，王二虎说：“我看，咱们应该先端了西河店的炮楼，砸了杨百顺的王八壳子，看这个王八蛋还怎么跟咱们较量。”老孟说：“我看行，先给中村一点颜色看看，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城外。”



赵振江一边卷烟一边说：“不过西河店这个炮楼可不好打啊。强攻肯定不行。要是有个内线就好了。”苏建梅说：“咱们可以再做做田三的工作，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西河店炮楼里，田三端着一盆煮玉米来到杨百顺身边：“来来来，尝尝这个。杨队长，您什么时候能干到刘司令那个份上？”



杨百顺把玉米往桌子上一摔，生气地说：“田三，你他妈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我杨百顺是什么人？全城的要人，中村的拜把子兄弟。刘司令算个屁啊。就他手下那俩人，我看着就恶心，连八路的毫毛都抓不到。老子今天到这儿蹲点，就是来指挥你们几个的。”



田三忙说：“杨队长，您别生气啊。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游击队员们趁着夜色出发了。西河店炮楼里，不少伪军在陪着杨百顺打麻将，吵吵嚷嚷、吆五喝六。忽然，杨百顺一捂肚子，把牌一推：“你们先玩着，我肚子不舒服，得上趟茅房去。”



炮楼外，田三已经接应游击队员们攀上了交通沟，并放下了吊桥，引导他们悄悄地摸进了炮楼。



溜出去上茅房的杨百顺发现游击队已经进了炮楼，赶紧躲了起来。



游击队员们把聚在一起打麻将的伪军、汉奸们全都抓了俘虏，唯独没有看到杨百顺。王二虎问：“杨百顺在哪儿？”一个汉奸答：“上茅房了。”



老孟立刻追了出去，看到杨百顺已经翻过矮墙逃走了。老孟开枪射击，却因为天黑距离远，没有打中。



在中村的司令部，刘中正正在跟中村抱怨：“杨百顺这个人，就是仗着苏金荣的势力，咋咋呼呼混碗饭吃。他根本就没有带过兵，拿着枪都摸不着枪栓，这种人您怎么……”



中村脸一沉，打断了他的话：“不要跟我说这个。马老太太开口了吗？她愿不愿意跟我们合作？”

刘中正答：“没有。这个老东西铁了心要跟皇军作对。”中村厉声说：“那就杀了她。”



监狱里，警察小黑过来给马英娘送饭。他先把饭放下，然后看到四周没有人，就压低声音说：“大娘，今天晚上我带您出去。”



晚上，马英娘跟着小黑悄悄地出了牢房，往监狱外走去。不料，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刘中正。小黑镇定地问：“是刘司令啊，这么晚了您还没歇着呢？”



刘中正问：“你们这是去哪儿啊？”小黑忙说：“中村太君要捉人。”刘中正并不相信：“我怎么不知道啊？你小子想干吗啊？还不给我回去？”



小黑忙解释：“刘司令，这可是上面派的公务啊。”刘中正厉声说：“你骗谁啊？回去！”说着他就要掏枪。



恰在此时，随着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了刘中正的脑袋上，把他打翻在地。



郑敬之快步走了过来，让小黑带着马英娘快走。不一会儿，警笛声、警报声、枪声开始从四周传来。



刘中正被杀、马英娘逃走，让中村十分恼火。他狠狠抽了郑敬之几个耳光：“你的部下竟然私通八路！”



郑敬之佯装真诚地说：“太君，这是我的疏忽、我的失职，愿随您处置。我已经将看守所所有警察全部撤换。”



中村对身后的日军军官武藏说：“武藏君，你立刻把所有的壮丁押到壮丁训练所，由你负责，不能再有任何差错。”



壮丁们被集中在训练场上。武藏开始训话：“这是吴占江所长。从今天起，我和他就是你们的教官。一切行动必须服从我们的指挥。”



吴占江开始训话：“弟兄们，到了这儿就算是到了家了。各位一定要好好训练。现在，太君想试一下你们的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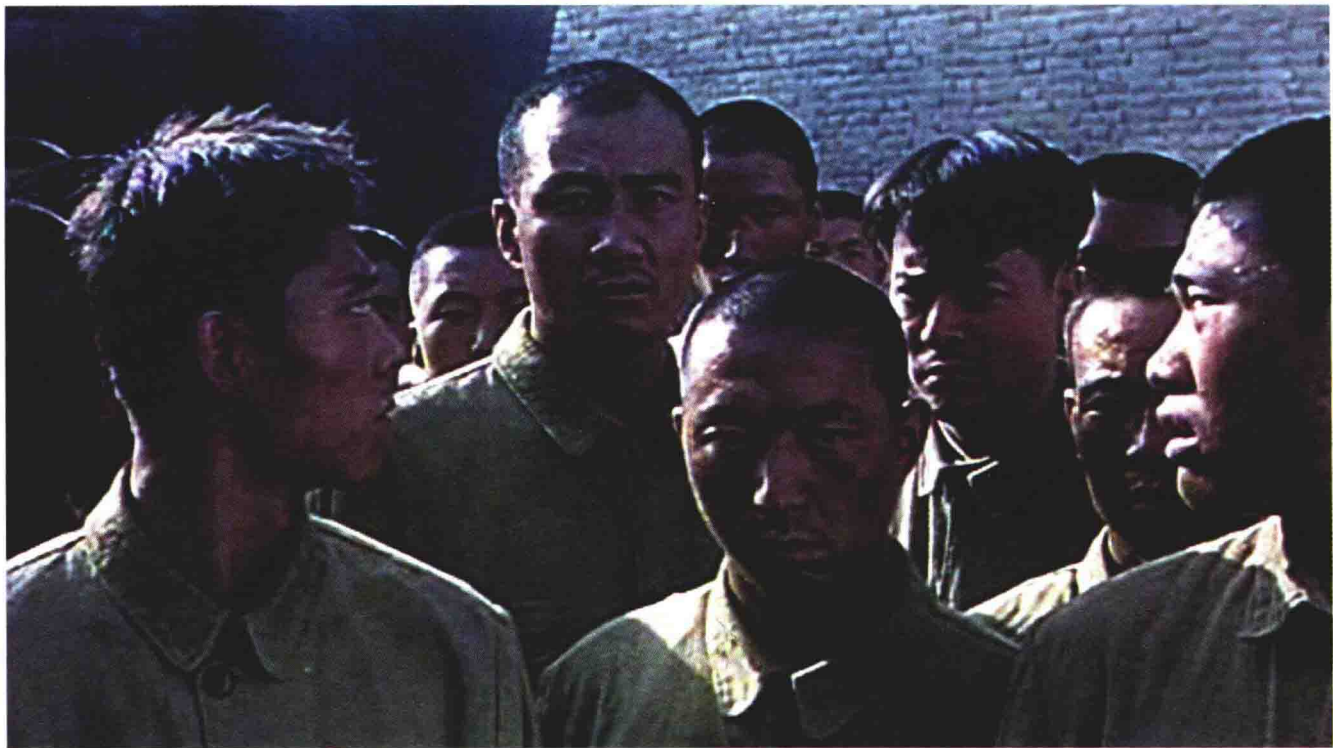
肖阳、马东财、肖铁锁被从队伍中叫了出来。武藏瞅了瞅他们，然后开始发动攻击，把三个人一一打倒在地。武藏一脚踏在肖铁锁的胸口上，几乎把他踏晕了过去。



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欺负，大家都义愤填膺。周大贵按捺不住，不顾众人的阻拦冲了出去。武藏也被周大贵的气势震慑住了，连忙后退了几步。周大贵上前抓起武藏，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看着趴在地上的武藏十分痛苦，吴占江忙上前搀扶：“太君，您没事吧？”自觉丢了面子的武藏并不领情：“别管我！我很好！你滚！”吴占江起身对着周大贵大吼：“混蛋！你敢打太君，你他妈的找死啊！”



人群中的马英发话了：“吴所长，既然是摔跤，总是有输有赢的吧？”吴占江瞅着马英：“你他妈的是不是活腻味了？再多话，我崩了你们！”



训练结束后，吴占江请武藏在家中喝酒。吴占江一边给武藏斟酒一边说：“太君，您今天可是大大的辛苦了。您放心，今天摔您的那个小子，我绝对饶不了他。”



一听到摔跤，有些醉意的武藏又来了兴致。他站起身来，拉着吴占江就要继续摔跤。吴占江连忙说：“太君，摔跤，我的不会。”武藏一把揪住吴占江的衣领子：“不会我也要摔。”



正在两个人拉扯的时候，门一开，吴占江的妻子走了进来。吴妻面容姣好、身材婀娜，穿着时髦的旗袍，手里拿着一把团扇，走起路来似风拂杨柳。武藏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吴妻，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吴妻忙走进自己的房间，想把门关上，却被武藏一把拦住了。吴妻问：“太君，你有嘛事？”武藏说：“没事。我就是想进去看看。”吴妻忙说：“没嘛好看的。”



武藏一把搂住吴妻就往屋里推：“太君一定要进去看。”吴妻立刻感觉到了危险，用救助的眼神瞅着吴占江。身为男人的吴占江当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却装作没看见，站在那里狠狠地抽烟。



武藏一脚把门踢上，把吴妻狠狠压在床上。听着夫人的喊声和武藏的笑声，吴占江掏出手枪想冲进去，却又忍住了。他咽下一杯苦酒，然后抄起放着两人结婚照片的相框，狠狠地摔在地上。



壮丁训练所，大家正在吃饭。忽然，有人通知周大贵，说他娘来看他了。周大贵隔着铁栅栏见到了自己的娘。周大贵拉住娘的手，安慰着：“娘，您别哭了。您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还没等他们说两句话，吴占江就发话了：“到时候了，快走吧。”两个伪军冲上来把周大贵母子拉开。思母心切的周大贵把住铁栏杆大骂吴占江：“畜生！畜生！”吴占江上前揪住周大贵：“说什么呢？骂谁是畜生？”



武藏听到动静，带着两个日本士兵闯了进来：“吴所长，怎么回事？”吴占江一指周大贵：“这小子违抗命令。”武藏冲身后一挥手：“把他拉出去，给我狠狠地打！”



大贵娘一听儿子要挨打，立刻上前揪住武藏：“不许打我的儿子！”武藏狞笑一声：“老太太！你找死！”说罢，他拔枪打死了大贵娘。



悲痛欲绝的大贵紧紧把住栏杆，哭喊着倒在血泊中的亲娘。他抬头盯着武藏，双眼充满了仇恨的怒火。



壮丁训练场上，周大贵被两个日军押着站在这场中间，对面则是他的杀母仇人武藏。周大贵双眼通红，奋力挣脱了日军的看押，朝武藏奔去：“小鬼子，我摔死你！”



周大贵把武藏摔到地上，然后挥舞拳头狠狠朝他脑袋上打了几拳，然后又死死掐住他的脖子：“小鬼子，我掐死你。”然而，敌人却在贵身后开了一枪。



武藏和吴妻自从有了上次的事情以后，便勾搭在了一起。这天晚上，武藏在吴占江家喝完酒，吴妻将他送了出来。武藏笑着说：“我很高兴，多谢关照。”吴妻也笑着说：“你呀，以后常来。”武藏拉住吴妻的手：“你的，下次多备一些酒菜。我的，还来。”



隐蔽在暗处的马英和同伴一直在监视着武藏，等武藏离开吴家一段距离，就从黑暗中窜了出来，袭击了武藏。他们把武藏的尸体放在吴家门口后，就迅速离开了。



喝得醉醺醺的吴占江从外面哼着小曲走了回来。他敲门的时候，看到了倒在门口的武藏。吴占江一边拍打着武藏的脸一边问：“太君，你在这儿干嘛呢？”见武藏毫无反应，吴占江哈哈大笑：“你肯定是喝高了。”



吴占江两口子把武藏抬到屋里，放在了床上。吴妻一边给武藏擦脸，一边问：“太君，我说你这是又到哪儿喝去了？怎么能喝成这样呢？”吴妻轻拍着武藏的脸，发现脸上很凉；又赶紧试探了一下他的呼吸，也没有任何气息。吴妻大惊，连忙叫道：“占江，占江！太君这不是醉了，这是死了。”



在中村的办公室，气愤的中村拔枪顶住吴占江的脑袋：“你们两个人说，是谁害死了武藏君？”
吴占江吓得冷汗直流：“太君，他是我的同事，更是我的朋友。”



中村问：“那他怎么会死在你的家里？”吴占江满脸无辜地说：“太君，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没有死在我们家里，他是死在大门口，是在街上。”



中村并不相信吴占江的话：“那他怎么会躺在你们家的床上？吴太太，你怎么说？”吴妻声音颤抖地说：“他就是到我们家喝酒。喝完酒他就走了。真没想到……”



中村打断她的话：“吴太太，他去找你不光是喝酒吧。”吴妻说：“就是喝酒。就是喝酒啊。太君，你可别冤枉俺们呀。这武藏太君可能是酒喝多了，犯了什么病了。”吴占江忙附和着说：“是。真是这样。”



中村沉着脸说：“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吧？你们在撒谎。”吴占江说：“我们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啊。您让我好好想想。据我分析，武藏太君惩罚过壮丁所的壮丁，他们会不会怀恨在心下了毒手啊？”



第二天，中村找郑敬之了解情况。郑敬之说：“太君，吴占江这是在推卸责任。这件事绝不是几个壮丁能干得了的。”中村点点头：“我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想法。”郑敬之说：“这个案子比较复杂，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武藏太君的死肯定是仇杀。”



中村问：“你认为是什么人？”郑敬之似有些为难：“这个……”中村说：“说出来！没关系。”郑敬之说：“我听说武藏太君和吴所长太太的关系不太正常。”中村问：“你是说是他干的？”郑敬之说：“我只是怀疑，我想继续调查。”中村点点头：“郑股长，绝不能放过他们。”



郑敬之和吴占江来到壮丁训练所。郑敬之指着马英说：“你，跟我走。”郑敬之对身后的吴占江说：“我带他回去问个话。”吴占江点点头：“你看着办吧。”



郑敬之带着马英离开了壮丁训练所。吴占江却悄悄地跟在了他们身后。



一个僻静的地方，马英突然回身掐住了郑敬之的脖子。郑敬之反应也很快，用枪抵住了马英的胸膛。马英没好气地说：“郑敬之，别以为我不认识你！”郑敬之说：“我也认识你。我们一起在南宫受过训。”马英骂了声：“汉奸。”郑敬之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走。”



郑敬之带着马英来到城中一个偏僻的院落前停了下来。郑敬之轻轻拍了两下门，门就被打开了。郑敬之对开门的男子说：“小黑，看着点。”说罢，就带着马英进了院子。



马英进屋看到自己的娘正坐在炕上，旁边还有个年轻女人陪着。马大娘拉住儿子的手：“孩子，你还好么？”马英眼圈泛红：“还好。”



马英站起身来，紧紧握住郑敬之的手：“谢谢。”那个年轻女人给马英倒了一碗茶：“请喝茶吧。”郑敬之微笑着介绍：“这是我的妻子秦方芝。她在县城里教书。”



郑敬之说：“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你们杀了武藏，这件事干得太鲁莽了。鬼子已经开始注意壮丁训练所了。杨百顺虽然驻扎在城外的据点，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县委指示，要把马大娘尽快地转移到根据地。她明天早晨就要跟你一起出城。我已经跟苏建梅他们联系上了。他们会在城外接应你。”



马英说：“我现在还不能走。”马大娘着急地说：“孩子，你不走怎么行啊？”马英笑着说：“娘，你就放心吧。我会有办法的。既然敌人现在已经注意到壮丁训练所了，我要是一走，肯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这会影响其他人的。向县委请示一下，让我留下吧。”



忽然，小黑走了进来：“郑股长，我看到吴胖子朝这边来了。”郑敬之立刻带着马英他们离开了。



吴占江拎着两包礼物来到郑家。他把礼物放到桌子上问秦方芝：“方芝老师，郑股长没在家啊？”
秦方芝笑着说：“日本人要破一个什么杀人案，敬之他一天到晚在外面忙。您先请坐吧。”



吴占江有些尴尬地笑着说：“不，不了。”秦方芝问：“您有什么事吗？”吴占江面有难色地说：“弟妹啊，我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真是求你们来了。”秦方芝问：“你到底有什么事？”



正在这时，郑敬之开门走了进来。秦方芝说：“你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你们俩谈吧。”



两人落座以后，吴占江说：“武藏太君的死，八成就是常铁生他们几个壮丁干的。”郑敬之问：“你有证据么？你可别忘了，他们是壮丁训练所的人，而且武藏太君又是死在你们家里。还有一件事，最近可是风言风语地说，你太太和武藏太君的关系有点说不清楚。”



吴占江把手一摊：“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郑敬之盯着吴占江：“他跟你老婆睡觉了是吗？”
吴占强立刻语塞，脸色也变得异常难看。



郑敬之指着桌上的礼物说：“吴所长，这两包东西你赶紧拿回去。要是让中村太君知道了，我可没法交代。”吴占江心慌地说：“郑股长，武藏太君真不是我杀的。”



郑敬之佯装无奈地问：“那他是怎么死在你们家的啊？”吴占江说：“武藏太君一定是喝多了酒发病死的。他经常说他心口疼。”



郑敬之说：“有这种事？”吴占江说：“有。当然有。”郑敬之说：“要是这样，你马上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我交给中村太君。”吴占江这才笑着说：“好。多谢郑股长。”



这一天，杨百顺带着汉奸队来到了壮丁训练场，他在其中认出了马英。杨百顺带人立刻就要追，却被吴占江拦住了。吴占江说：“杨队长，你瞎嚷嚷什么呢？”杨百顺说：“壮丁队里有八路。”吴占江说：“不可能。他们都是皇军的人，是武藏太君一个一个挑出来的。”



杨百顺并不服气：“武藏都让人给杀了，凶手肯定在壮丁队里。”一听杨百顺这么说，吴占江也来了火气：“你胡说八道。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壮丁所里的事你管不着。”



杨百顺气愤地说：“吴胖子，你这头猪。你除了能在老婆面前下跪，你还有啥本事？”吴占江也把脸一沉：“杨大王八，我吴某人可不是苏金荣。你想骑在我头上，没门儿！”



杨百顺一招手：“弟兄们，上！”“你敢！”吴占江和他带领的伪军也子弹上膛。



“怎么回事？”郑敬之喝住双方，走了过来。他来到杨百顺身边：“杨队长，你来一下。我有点事要跟你单独谈谈。”杨百顺瞥了一眼吴占江，冷哼一声，跟着郑敬之走了。



来到一个僻静处，郑敬之对杨百顺说：“中村太君怀疑城里有八路，我正在秘密调查。壮丁所是重点，他吴胖子脱不了干系。但我们在明处，共产党在暗处。要是动静闹大了，马英就不会露头了。杨队长，你我都得沉住气啊。”杨百顺点点头说：“郑股长，你这话可得担着点。”



杨百顺再次来到吴占江身边，冷笑一声：“吴胖子，咱们走着瞧！”说罢，他带着汉奸队就走了。



晚上，杨百顺又带人来到壮丁所，一进门就冲着壮丁们大喊：“都自觉站成两行。”他目光冷冷地扫着每一个人，忽然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走到那个人身边，冷笑着说：“哎呦，这不是建才么？怎么，当了壮丁了？要想替皇军办事，跟着我干啊。建才，你见着马英了吗？”



苏建才说：“没有。”杨百顺似乎并不相信：“没有？那我就提醒你，替我盯着点他。你的妹妹可是跟着人家跑了。”说罢，他带着人离开了。



吴占江盯上了郑敬之和马英，并暗中监视着他们。



在郑家，郑敬之对马英说：“你必须马上离开县城。”马英说：“我走了，我联络的那帮人怎么办？”郑敬之说：“你把名单写下来，我去通知他们。这些人可以长期潜伏。这是出城的线路图。你看一下。一会儿我带你从后门出去。”随后，郑敬之就带着马英从后门离开了。街上，杨百顺带着汉奸队在巡逻。



秦方芝回到家里后，却发现吴占江坐在客厅中抽烟。秦方芝镇定地问：“吴所长，这么晚了您来干什么？”



吴占江起身阴笑着说：“我就是来拜望拜望你们。弟妹要是肯赏光的话，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说着，他就要去搂秦方芝。



秦方芝挣脱开，跑到了电话机旁：“你别胡说八道。你快走吧，你再不走我就报告皇军了。”



吴占江一把抓住电话机：“你吓不了我。去报告？正好，我也要去。我要告你私通八路马英。”
秦方芝说：“少咋呼人！你凭什么？”



吴占江说：“凭什么？我可全都看见了。这会儿我只要往皇军司令部一走，你们可就全都玩完了。”



吴占江的话击中了秦方芝的要害，她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快速地思索着对策。吴占江淫笑着再次靠近秦方芝：“不过……嘿嘿……方芝，你就将就着点，我吴某也不是没有能力的人。只要你答应我，今天这事，我就当什么也没有看见。怎么样？”



秦方芝心里有了主意，她现在想把吴占江拖住：“吴所长，你不就是想和我好吗？你又何必编出八路的事情来吓唬人，至于吗？有什么话咱们可以慢慢说。”说着，她划着一根火柴，给吴占江点上一根烟。吴占江自以为阴谋得逞，心里乐开了花。



郑敬之把马英一直送到城门附近。马英说：“好了，别送了。”郑敬之止住脚步：“抓紧时间赶快离开，苏建梅在西河店那边接应你。这把枪你拿着。”马英接过枪，说了一声：“再见。”



在郑家，被秦方芝拖得失去了耐心的吴占江恶狠狠地说：“秦方芝，你是在耍我？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早就盯上你们了。”



秦方芝冷冷地说：“吴所长，既然你早就知道了，又何必等到今天呢？”吴占江说：“我看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说着，他就朝秦方芝扑去。秦方芝拿起一个花瓶朝吴占江掷去，两个人厮打在了一起。



马英在城墙边遇到了苏建才和另一个兄弟。马英问：“你们俩怎么出来了？”苏建才说：“杨百顺带着人来过了。咱们赶紧跑吧。”



在郑家，气急败坏的吴占江用枪指着秦方芝：“秦方芝，要是再不老实，我他妈就崩了你。”秦方芝凛然地说：“吴胖子，你开枪啊。只要枪一响，全城都会知道你夜闯民宅，侮辱皇军职员！”



秦方芝上前一步，抓住吴占江的手枪。枪响了，子弹打在了房顶上。在街上巡逻的杨百顺听到枪声，立刻带人朝郑家奔来。杨百顺进屋就见到满屋狼藉和正在厮打的两个人。



杨百顺大喊：“干什么呢，你们！”秦方芝说：“杨队长，你可都看到了，他欺负我。”吴占江说：“她和郑敬之私通八路。”秦方芝大声辩驳：“你胡说！”杨百顺看了看两人：“都跟我走！到中村太君那里说去。”



在中村的办公室，中村问：“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吴占江刚想说，秦方芝就一巴掌狠狠扇到他的脸上：“吴胖子！你混蛋！”



秦方芝对中村说：“太君，你可得给我作主啊，吴胖子他欺负我。这让我以后还怎么做人！”秦方芝转身又对吴占江又撕又打：“你这个流氓！混蛋！”



中村大喝一声“住手”，两个人这才停下。中村问吴占江：“吴所长，你不好好训练壮丁，半夜三更跑到这儿干什么？你以为你的事情完了吗？”



吴占江说：“太君，我刚才在他们家亲眼看到那个姓常的，就是您要抓的马英。”秦方芝指着吴占江说：“吴胖子，我早就知道你存心谋算我。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阴险。我也会说你私通八路。”



吴占江说：“你胡说，我是亲眼看到的。”秦方芝回应：“我也是亲眼看到的。”吴占江：“你血口喷人。”“你才血口喷人。”中村看了看秦方芝，又瞅了瞅吴占江，一时也没了主意。



杨百顺附耳对中村说：“他们俩这是窝里斗，您谁都别相信。”中村对杨百顺说：“去把郑敬之和姓常的通通地抓来。”



还没等杨百顺出门，郑敬之就沉着脸走进了中村的办公室。杨百顺看了看郑敬之，又看了看中村，没有说话，径直去抓马英了。



中村抽出指挥刀对着郑敬之恶狠狠地说：“你私通八路，马英在你的家里！”



郑敬之面不改色，平静地说：“太君，你可真会开玩笑。”



马英趁着夜色，带着苏建才他们悄悄地出城了。杨百顺向中村报告：“太君，姓常的和那俩壮丁都不见了。”



中村回身看着吴占江。吴占江立刻辩解：“太君，八路就是郑敬之他们放走的。”



郑敬之怒斥道：“你放屁！既然你知道他们是八路，为什么不早报告？吴胖子，你想反咬我一口？”



吴占江忙说：“我没有。武藏太君就是他杀的。”郑敬之说：“你不是说武藏太君是病死的么？”
吴占江辩解道：“我没说。”中村说：“不，你的报告我看过。”



杨百顺一指吴占江：“好啊，吴胖子，人心隔肚皮，你敢糊弄太君！”中村盯着吴占江：“说，你是不是八路？”吴占江现在头脑有些迷糊：“我不是……”



中村把指挥刀往吴占江脖子上一架，厉声问：“你到底是不是？”吴占江本想说：“我不是八路。”可是被这一吓，把个“不”字吓跑了，说成了：“我是八路。”中村大怒，抡起指挥刀：“八嘎，你敢耍我！”吴占江吓得跪在地上：“太君……太君，我真的……真的不是……”



见中村还不相信，吴占江想掏出手枪起誓：“我要是八路，我……”杨百顺误会了他的意思，立刻对准他的胸口开了一枪。中村瞅着倒在地上的吴占江，心中颇有些不甘。



郑敬之来到自感得意的杨百顺身边：“杨队长，你的手太快了吧？太君，吴胖子一死，好多事情就查不清了。”杨百顺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忙辩解：“太君，他刚才可是要掏枪啊。”



马英他们在西河店据点附近遇到了敌人。马英一边战斗一边让苏建才他们撤退。闻讯赶来的苏建梅等人迅速投入了战斗。



战斗结束后，马英他们和游击队的同志相见了。马英笑着对王二虎说：“二虎，你咋不说话呢？”王二虎诚恳地说：“说心里话，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建梅。”马英笑着说：“行了吧。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对了，建梅呢？”



苏建梅从人群中走出来，面带羞涩地说：“马英哥。”马英拉了一把身后的苏建才，对建梅说：“建梅，你看谁来了？”苏建才面带微笑地看着妹妹：“建梅。”苏建梅也激动地说：“哥。真没想到，你也回来了。”苏建才说：“我回来就是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的。”



东方欲晓。苏建梅拿了一套干净的衣服来找马英。马英因为太疲惫了，仍然躺在炕上呼呼大睡。苏建梅把衣服放在他的枕边，看着他沉睡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爱慕之情。



良久，苏建梅不忍叫醒马英，打算出门去，却不料马英醒了。马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建梅，你来了咋也不叫醒我啊。”苏建梅说：“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叫你。”马英说：“反正我现在也睡不着了，你坐一会儿再走吧。”



苏建梅说：“马英哥，最近鬼子和汉奸总是躲在县城和炮楼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不知中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马英说：“这种情况肯定不正常。”



王二虎来报告：“我们抓到一个汉奸，他说要见你。”马英说：“把他带进来。”王二虎喊了声“带进来”，就有两个游击队员押着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男子走了进来。



那个人一抬头，马英立刻认出来人是郑敬之，于是对王二虎等人说：“你们先出去吧。”



等他们走后，郑敬之把门一关，笑着说：“你的人可真够厉害的，差点把我的胳膊拧断。”马英给郑敬之倒了一碗水，笑着说：“谁让你扮得那么像。”郑敬之接过碗，郑重地说：“敌人增兵了。从东边调来了两火车鬼子，县城里都住满了。中村准备明天行动。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你们赶紧做好准备。”



载满了日军的摩托车、汽车呼啸着出城了。敌人严酷的扫荡也开始了。中村看了看地图，对身后的日军军官说：“加强火力，缩小包围圈。”



日伪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搜索前进，慢慢朝游击队包围过去。



眼见敌人围上来了，王二虎来请示马英：“队长，敌人上来了，咱们打吧。我就不信冲不出去！”马英连忙拉住他：“二虎，你有几条命啊？咱们应该接受上次的教训。这次的任务是让咱们把中村给拖住，让老百姓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给大部队赢得时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苏建梅来找马英。马英问：“村里的情况怎么样？”苏建梅说：“我哥已经带着老乡们安全转移了，明天和我们汇合。”马英对大家说：“咱们先隐蔽起来，等到天黑，狠狠地打他们一下子，死死地缠住他们。”



晚上，围攻了一天的日军还是没有找到马英他们的主力。中村盯着地图，焦虑地说：“杨队长，你的情报不准确啊。八路军游击队和老百姓怎么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对中村的问话，杨百顺无言以对，只能沉默。



然而就在此时，马英他们的反攻也开始了。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马英对赵振江说：“振江，你沉住气。从现在开始，咱们分头行动。”



杨百顺赶紧向中村报告：“太君，马英他们杀过来了。”中村问：“有多少人？”杨百顺有些无奈地说：“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中村大怒：“八嘎！给我反击。”



王二虎带着队员们开始同日军展开激战。老孟瞅准时机扔出一颗手榴弹，炸翻了几个鬼子。马英从地上捡起一把敌人丢下的歪把子机枪，对着敌人一阵扫射，打倒了好几个鬼子。



苏建梅持枪刚想往前冲，却被马英一把拉住：“小心点。”苏建梅深情地望了一下马英。马英趁着敌人的火力的空当，端起机枪就冲了上去。苏建梅带人紧随其后。建梅一枪击毙了一个正要开枪的鬼子。



冲在前面的马英，突然看到杨百顺带着一队敌人摸了上来，赶紧躲进一间空房里。等敌人靠近了，马英立刻甩出一颗手榴弹，然后又用机枪扫射，把敌人打退。



气急败坏的中村亲自抱着机枪上阵和游击队战斗。



天渐渐亮了，游击队员们也失去了夜战的优势，纷纷在村里的废墟中隐蔽，敌人也开始慢慢摸上来。



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队员们不时地发起一波波的反击。每一次的反击都让敌人扔下不少尸体。



马英聚集了队员，跟他们交代：“咱们一起往北撤，跟建梅他们会合。分头行动，赶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制了游击队员们撤退的路线。二虎解决了敌人的机枪手，让队员们继续前进。



小黑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胳膊和腿，被两个伪军抓住了。杨百顺走过来，恶狠狠地说：“总算逮着一个活的，赶紧给我带走。”



苏建梅发现大批敌人从北面包抄了过来，赶紧对后面跟来的老孟说：“快告诉马英哥，让他们从南边撤。”苏建梅朝敌人开枪射击，把敌人朝她的方向吸引了过去。建梅边打边撤，尽力把敌人往游击队员撤退的相反方向吸引。



然而，在一个院子里，她还是被敌人给包围了。



在敌人的监狱里，苏建梅正忍受着敌人的严刑拷打，可她牙关紧咬。中村上前问：“你的，在八路中什么的职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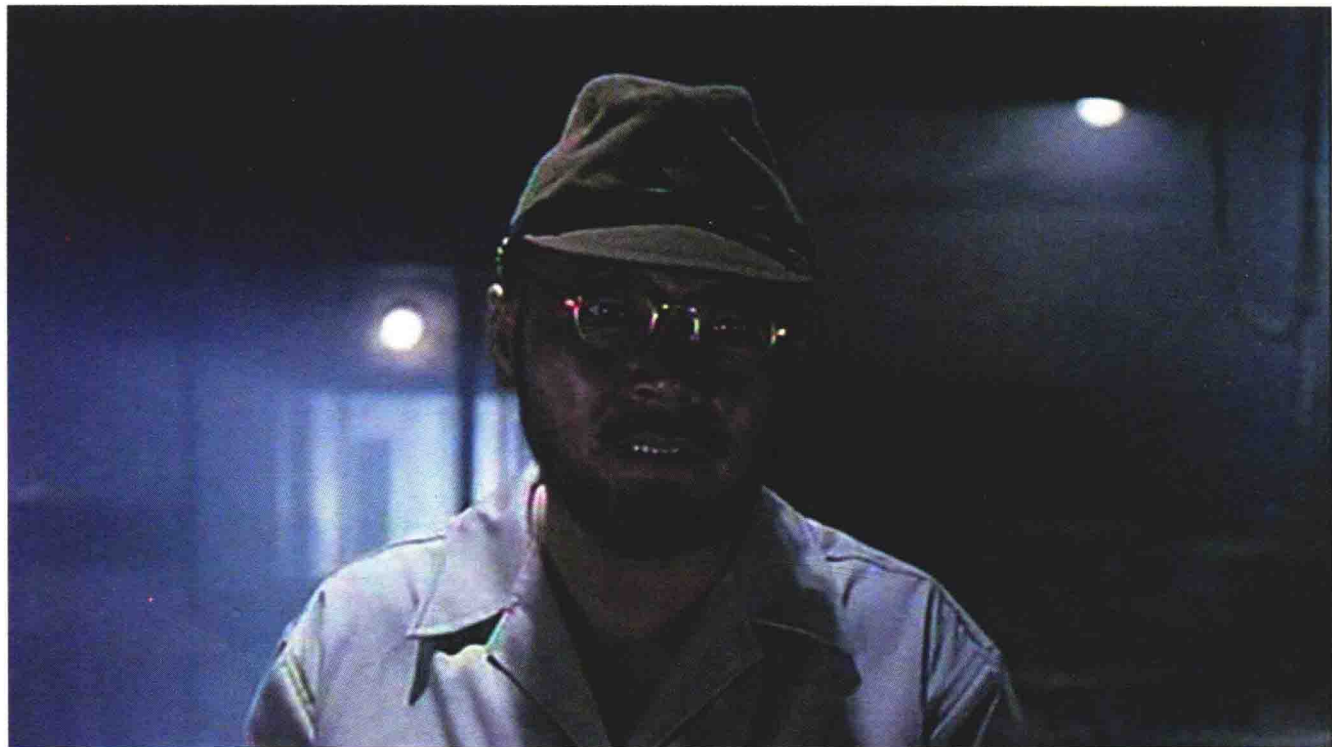
杨百顺也上前：“太君问你，你在八路军中是干什么的？”苏建梅从嘴里清晰地吐出几个字：“打鬼子！除汉奸！”



杨百顺继续劝说：“建梅姑娘，你要是知道什么就赶紧说吧。”建梅骂道：“滚！”杨百顺生气地说：“死丫头，你还嘴硬！给我上刑。”苏建梅被敌人绑在了老虎凳上。



马英他们终于撤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牢房内，中村继续威胁苏建梅：“我现在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说出马英的去向。还有，说出肖家区共产党员的名单。”



杨百顺看了一眼苏建梅，摇了摇头：“建梅姑娘，你说你让我……你怎么就这么拧啊。你就踏踏实实说了吧，别遭罪了。你真以为马英会记着你，会念你的好？你别傻了，你以为你是谁啊？你可是苏金荣的侄女，也是革命的对象。”



苏建梅朝杨百顺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你这个狗汉奸！”杨百顺抄起鞭子就要打，却被中村制止了。中村说：“苏小姐，你不要激动。我要让你见一个人。”



很快，有两个日本士兵押着苏建才进了牢房。兄妹在牢中相见，心中都不好受。



中村对苏建才说：“没想到吧？兄妹俩在这里见面是不是太突然了？你不能看着妹妹在这里受罪吧？告诉他，让她把共产党员的名单交出来。”



苏建才大吼：“你们打死我吧，你们枪毙我吧。”中村恶狠狠地说：“想死？没那么简单吧。我要让你们慢慢知道跟我作对的后果。动手！”



随着中村的一声令下，苏建梅的一个手指甲被拔掉了。苏建梅惨痛地大叫一声，鲜血顺着她的手指流了下来。



苏建才冲中村喊：“你们不能这样，她还年轻啊。”中村瞅了他一眼：“好。那你说。”苏建才说：“我不知道啊。”



杨百顺走到苏建才身边：“你不知道？苏少爷，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太君说了，他可真的是很器重你们。我就问你一件事，马英他到底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苏建梅望着哥哥，希望他像自己一样坚强，一样能咬紧牙关。杨百顺着急地说：“嘿，苏家怎么出了你们这么两个败家子啊。”中村沉声说：“苏建才，你还不说？给我拔！”



苏建梅的又一个手指甲被拔掉了，她也疼晕了过去。苏建才不忍心看妹妹受苦，只得把眼睛闭上。



马英他们来到了大东庄的常云秀家。常云秀把马英上次留在这儿的那把枪拿了出来：“马英哥，给你。”马英接过枪：“谢谢你。”常云秀说：“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这几天北边一直有枪响，真是让人惦记死了。”



马英若有所思，然后问：“你爹呢？还没有回来？”马英的话点中了常云秀的伤心事，云秀低声说：“让鬼子打死了。”马英安慰道：“云秀，这个仇咱们一定得报。只要咱们还活着，小鬼子总会被赶出去的。”



中村派稻川芳子来见苏建才。稻川芳子抚着苏建才的脑袋，轻声说：“苏少爷，我是稻川芳子。我劝你想清楚，不要太固执了。”



杨百顺笑嘻嘻地走进来：“怎么样？芳子小姐可是很会伺候人的。建才，有一件事，还得请你给办一下。”



苏建才说：“你别逼我了，我只想当老百姓。”杨百顺不屑地说：“老百姓？你想得倒是轻巧。皇军能轻易放过你么？我还告诉你，建梅已经被枪毙了。”



苏建才悲愤交加地站起身来：“什么？你们……建梅！”杨百顺说：“你就别管她了。你自己的命还在阎王爷手里呢。两条路，一条是赶紧帮着皇军逮住马英，一条是自己到阎王爷那儿报过去。”



稻川芳子微笑着劝道：“苏少爷，你还是答应了吧。办完这件事，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



苏建才又一次被投入了监牢，并见到了小黑。小黑扶住他：“你怎么来了？”苏建才低声说：“小黑，这儿是死牢，进来就出不去了。”



牢房外，杨百顺偷偷观察着这一切。小黑问：“那怎么办？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苏建才说：“现在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过几天鬼子可能就要动手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跑出去。”



小黑问：“咱们怎么跑啊？”苏建才说：“有办法。这儿是苏金荣以前的仓库。我小时候常来玩，我记得这儿以前有一个洞。咱们想想办法，会挖通的。”



苏建才和小黑按照计划逃了出去。苏建才问小黑：“马队长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小黑说：“他们应该在这一带活动。”苏建才笑着说：“别着急，会有消息的。等天黑了，我再出去看一看。”



晚上，苏建才按照约定来见杨百顺。杨百顺问：“见到马英了么？”苏建才说：“还没有呢，我都找了两天了。”杨百顺一把揪住苏建才的衣领：“什么？你可别给我打马虎眼。你可别忘了，只有逮住马英你才能回去享清福。”苏建才说：“你再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办法。”



苏建才回去找小黑，却见到了马英他们。马英拍了拍苏建才的肩膀：“建才，你们的事情小黑都告诉我了。你受苦了。”



苏建才躺在炕上辗转难眠。王二虎进屋：“怎么？把你吵醒了把？”苏建才说：“今晚不是要转移到何家铺么？”王二虎说：“不去了。”苏建才问：“那马队长呢？”王二虎说：“马队长跟老孟、振江他们商量事情去了。明天晚上全队都到何家铺集合，你就能见到他们了。不早了，睡吧。”



等二虎睡下以后，苏建才悄悄溜了出去。他来到跟杨百顺接头的地点，轻轻拍了两下巴掌。一个农民打扮的特务走了出来：“你怎么才来啊？”苏建才见来人不是杨百顺，就问：“杨队长呢？”特务说：“被中村太君叫到城里去了。限三天之内交出马英的人头。”



苏建才说：“我找到马英了。”特务问：“在哪儿？”苏建才说：“明天晚上，他们在何家铺集中。”



得到消息的杨百顺兴奋地来见中村：“太君，苏建才有信了。您瞧瞧，这是马英的行动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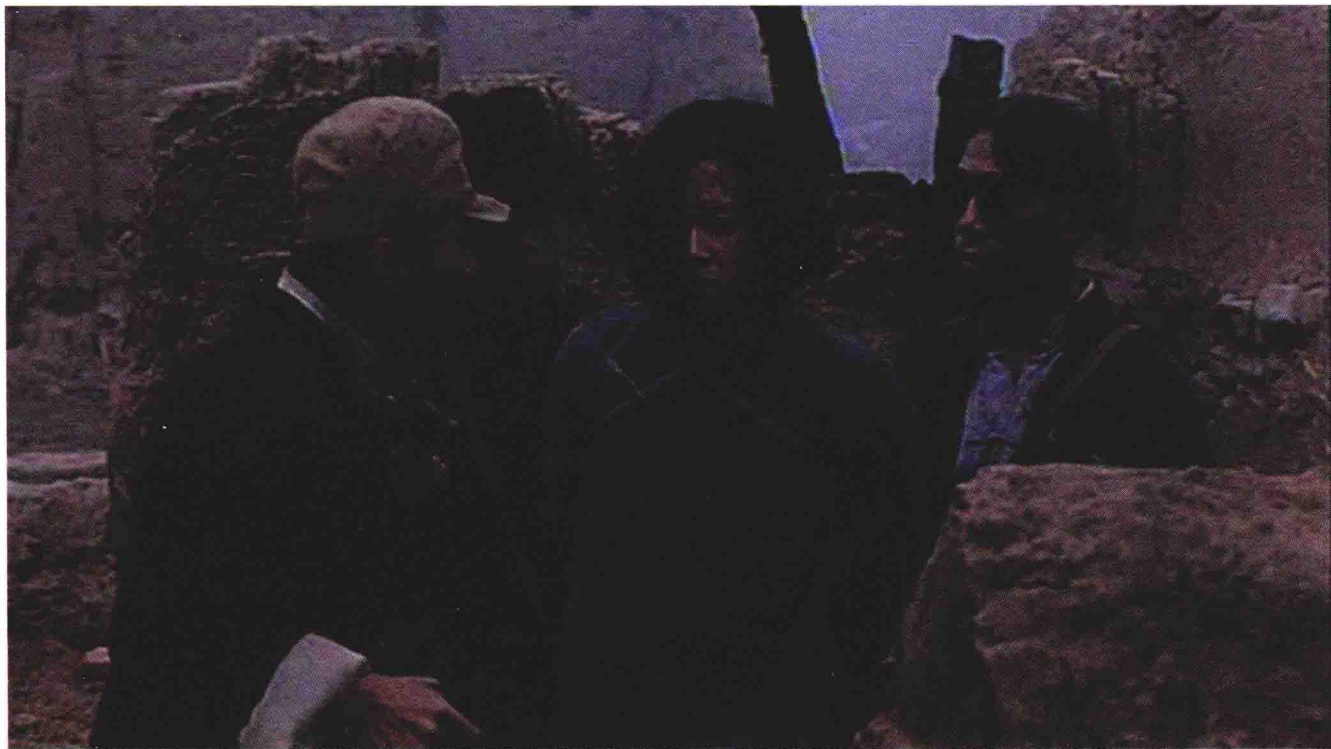
中村接过情报，比照了一下地图，然后下令：“呦西。马上出发，活捉马英。”



敌人摸进了村子。负责放哨的游击队员鸣枪发出警告。听到枪响的马英赶紧跑出屋子，在门口遇到了气喘吁吁的常云秀：“怎么了？”常云秀说：“敌人进村了。”马英招呼了一声屋里的老孟，就带着大家跑了出去。



很快，游击队员们就和杨百顺的汉奸队接上火了。马英下令：“大家沉住气，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杨百顺让人押着苏建梅也赶了过来。杨百顺说：“建梅姑娘，这几天可没有白跑。总算是给你找到马英了。”见苏建梅不说话，杨百顺继续劝道：“我就是给你们指一条活路。你还真以为马英能逃出我的手心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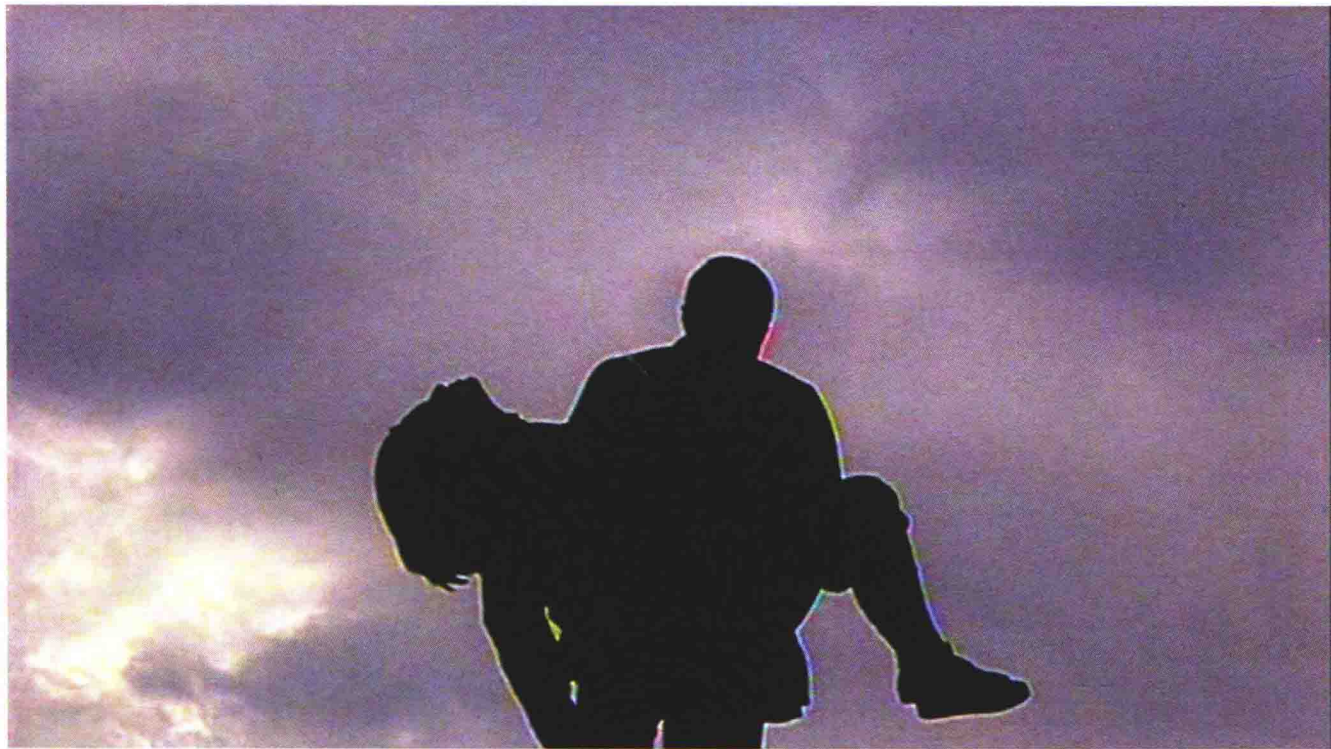
在游击队员们一阵猛烈的攻击下，汉奸队仓皇撤了回去。杨百顺见强攻不行，就开始喊话：“土八路，你们听着，请你们马队长出来讲话。我杨某要是开枪，我就不算一条好汉。来让他看看这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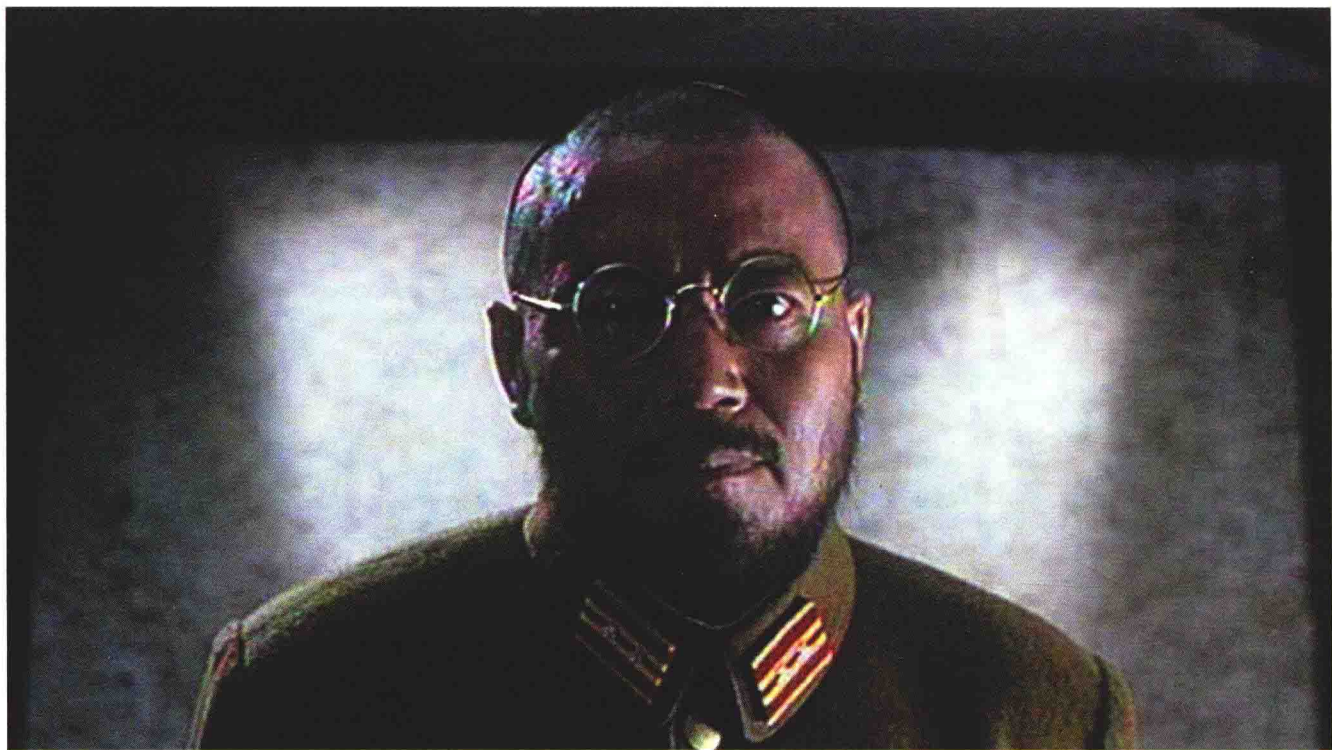
说着，他用枪顶住苏建梅，押着她走了出来。杨百顺大声说：“马英，你不会见死不救吧？”苏建梅突然撞开杨百顺，马英趁机一枪把杨百顺打倒。



苏建梅努力朝马英的方向跑去。马英他们也冲出来救援苏建梅。可是，倒在地上的杨百顺却在建梅身后开了两枪。



苏建梅牺牲了。马英将她搂在怀里，为她擦去嘴角的血渍，嘶吼了一声发泄胸中的悲愤。



铩羽而归的杨百顺来见中村。中村问：“你的扫荡怎么样？”杨百顺笑着说：“胜利，大大的胜利。马英那几个土八路，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我几下子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中村不想听他废话：“马英呢？”听到中村问马英，杨百顺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杨百顺考虑了一下说：“太君，您要是给我机枪和迫击炮，我立刻拎着他的脑袋……”中村怒道：“不要再找借口！”



杨百顺他们没有得手，让苏建才十分不安。晚上，他拿着枪溜了出去。在接头返回的时候，他遇到了王二虎和小黑。二虎问：“建才，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了？”苏建才说：“我去村口查岗了。”



二虎把刀架在苏建才的脖子上：“你就别演戏了。给我带上来。你这个叛徒！”过了一会儿，有两个游击队员押着一个人走了出来。苏建才还想狡辩：“你要干什么？我不是叛徒！我要去找马队长。”他转身走了没几步，就遇到了马英。



苏建才开始叫屈：“马队长，他们陷害我。你要替我作主啊。”马英说：“建才，你别说了。我们有证据。”



陷入绝望的苏建才掏枪就想朝马英射击，扣了两下板机才发现，枪里根本没有子弹。苏建才立刻放下枪，跪在地上：“马队长，我不想叛变。我真是没有办法啊。马队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马英不想听他继续解释了，开枪打死了这个叛徒。



迟迟没有抓到马英，让中村十分恼火。他大骂杨百顺：“饭桶！马英的脑袋在哪里？苏建才到哪里去了？”杨百顺颤抖着回答：“苏建才，他……马英的脑袋……”



中村抽出指挥刀：“什么乱七八糟的？说清楚！”杨百顺无奈地说：“我说不清楚啊，太君。”中村把指挥刀收回刀鞘，冷着脸说：“说不清楚？把他关起来就说清楚了。给我押下去。”



恐惧的杨百顺一边搂住中村的大腿，一边哭喊着说：“太君，我想清楚了。都是我的错，是我看错了人。是苏建才他太无能。太君，再最后给我一次机会吧。”



杨百顺又带人来抓马英，却陷入了游击队的伏击圈。杨百顺带人进村没多久，他身边的汉奸就一个地被游击队员们狙杀了。



最后，成了孤家寡人的杨百顺被队员们围在了一条胡同里。杨百顺把日本军帽一摘，哭丧着脸哀求道：“马队长，饶命啊。”马英冷着脸说：“饶命？你先问问他们。”



杨百顺赶紧跟四周的游击队员们套近乎：“弟兄们，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饶我一命吧。”马英一枪打在杨百顺的腿上。杨百顺忍着疼痛，继续哀求：“马队长，求求你，放过我一次吧。我还不想死呢。我可以跟着你干啊。”



马英怒气未消：“杨百顺，一枪崩了你太便宜你了。”在大家对杨百顺一顿拳打脚踢之后，王二虎一刀结果了这个狗汉奸的性命。



县城里，敌人的扫荡又要开始了。



中村召集队伍开始训话：“近期，土八路活动频繁，严重干扰了我军作战。总部决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剿。命令将这批弹药运往作战部队。记住我们是在别人的家门口作战，绝对不可疏忽大意。”



在郑家，秦方芝正招待曾局长等人在家里打牌。曾局长今晚手气不太好，对面的伪军军官笑着调侃：“曾局长，您今晚可点了好几回炮了。”曾局长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秦方芝忙笑着打圆场：“曾局长，您别着急啊，大牌还在后面呢。”



日军出城以后，马英带着一队游击队化装成日军，大摇大摆地开进了县城。随后，老孟也带着一队游击队员摸进了县城。游击队员们先抢占了日军的军火库，拿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



在郑家，牌局仍然在继续，曾局长的手气仍然不好。秦方芝看着使劲抽烟的曾局长，笑着说：“曾局长，您看您一直把手枪放在桌子上，这多晦气啊。您肯定胡不了。”曾局长若有所悟，忙说：“快拿走，拿走。”秦方芝连忙拿起手枪，放在了一边的桌子上。



郑敬之带着两个队员来到中村的办公室，抓住了中村。郑敬之说：“中村，没想到吧？”中村看了看他们，故作镇定地说：“你们想干什么？”郑敬之把中村手里的文件夺了下来：“你给我放老实点，王八蛋。你要是敢乱动，我就一枪崩了你。”



突然，中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郑敬之示意队员们把中村押到后面。恰在此时，一个日军军官闯了进来，看到此情形，立刻朝郑敬之他们开枪。郑敬之回身射击，中村却趁乱打倒那两个队员，跳窗逃了出去。



在郑家的曾局长等人听到枪声，急忙站起身。秦方芝拿枪对准了他们：“都不许动，给我坐下。”伪军军官刚想掏枪，却被秦方芝一枪打中了头部。守在屋外的警察冲进屋内支援秦方芝，控制住了曾局长等人。



县城内，激战还在继续。马英、老孟、振江、二虎他们率领游击队员不断打击敌人。在最后的堡垒内，中村怒吼着：“守住，给我守住。”马英忘我地投入了下一场战斗。



天亮了，马英率领游击队员们冲入了日军最后的盘踞地。中村绝望地从地上爬起来，手持指挥刀，面带惊恐地看着他们。随着一声枪响，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中村也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重现烽火硝烟的岁月 凝聚和平年代的力量 牢记祖国母亲的伤痕 圆我中华百年的梦想

《三毛流浪记》
《中华女儿》
《赵一曼》
《白毛女》
《智取华山》
《钢铁战士》
《鸡毛信》
《南征北战》
《渡江侦察记》
《平原游击队》
《董存瑞》
《上甘岭》
《祖国的花朵》
《铁道游击队》

《红孩子》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狼牙山五壮士》
《柳堡的故事》
《地下尖兵》
《党的女儿》
《边寨烽火》
《英雄虎胆》
《永不消逝的电波》
《青春之歌》
《风暴》
《林则徐》
《聂耳》
《海鹰》

《战上海》
《回民支队》
《战火中的青春》
《劫后沙》
《红色娘子军》
《红旗谱》
《洪湖赤卫队》
《红珊瑚》
《东进序曲》
《奇袭》
《51号兵站》
《革命家庭》
《小兵张嘎》
《粮食》

《停战以后》
《暴风骤雨》
《林海雪原》
《红日》
《地雷战》
《甲午风云》
《自有后来人》
《野火春风斗古城》
《兵临城下》
《霓虹灯下的哨兵》
《苦菜花》
《雷锋》
《英雄儿女》
《烈火中永生》

《白求恩大夫》
《地道战》
《打击侵略者》
《大浪淘沙》
《东方红》
《侦察兵》
《闪闪的红星》
《建国大业》
《建党伟业》
《南京·南京》
《平原枪声》
《万水千山》
《浴血太行》
《张思德》

图书出品人：刘海涛
出版统筹：赵卜慧
责任编辑：石松
刘姝宏
责任印制：曲静

发行总监：杨荣刚
责任校对：姚红梅
封面设计：李晓伟

上架建议：教育 励志

ISBN 978-7-5162-0912-7



定价：38.00元